

87

笑微的後最

著 慈 光 蔣

版 出 局 書 東 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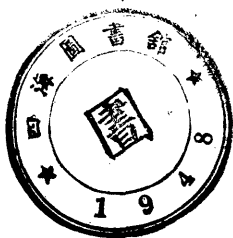




~~274561~~

最後的微笑

蔣光慈著



1940



A541 212 0030 0584B

小螞蟻被他的同類所欺侮了，還要拼命地抵抗一下。

這是在六月的一天晚上。

夜幕籠罩得大地異常地烏黑。在天的西北角上，時飛射着金色的閃光，也就從那裏遠遠地聞着雷聲。天氣異常地悶燥，一縷風絲兒都沒有。人們都等待大雨的到來，因為天色已給了大雨的徵兆了。

在城南C路的終角，靠近麥田的地方，有兩間破敗的茅屋。茅屋的周圍：前邊一百步之遙是S紗廠；後邊是麥田；左邊不遠有幾座荒墟的墳墓，據與這些墳墓鄰近的居民說，這裏時常聞着鬼哭，發現鬼火……看起來是異常淒涼的；右邊是一帶平房，凡在S紗廠內做工的工人，差不多都住在這裏面。工人們尋不出別的納涼的方法，如果果是天不落雨的時候，他們夜裏總是露宿的。每一到晚上，除開一部分工人上夜工而

(1)

(2)

外，其餘的總是在家裏坐在外邊乘涼，他們的芭蕉扇與談笑的聲音，遙遙地與紗廠內的吶吶的機器聲相應和。今天晚上天氣更異常地悶燥，因之他們搖動芭蕉扇的聲音更要比往日為響亮了。

——他媽的！今天晚上真熱！

——唉！簡直熱得活要命！

——這樣熱，他們在工廠裏做夜工，也不知怎麼能受得了呵！

——不受也要受，你真是說怪話！

——你看，西北角正在打閃呢，快要下雨了。

——唔，全才！王阿貴開除了，也不知道是哪個弄的鬼……

——那還有別人嗎？不是張金魁是誰個？

——他媽的！……

——唉！天氣真熱！

……

這時，當他們說南道北大家談笑的當兒，茅屋內的王阿貴正病臥在床上。這兩間破敗的茅屋，在冬天，因為四壁招風，是異常地寒冷，而在夏天呢，因為陽光的熾蒸，又異常地燥熱。病在床上的王阿貴，因為極高度的體溫與屋內極燥熱的空氣聯合起來，已經燒到頭昏腦亂神思不清的地步了。今天早晨他還是如平時一樣，做上工的預備，並不會料到要召什麼不幸的變動，但當他一進工廠的大門時，工頭矮胖的張金魁即將他喊住，對他說道：

——你已經被廠裏開除了。你自己做的事情，你自己知道，我也不必向你多說了。你要反對什麼廠主，請你到別的廠裏去反對去，在我們的廠裏，哼哼，對不起……我幸而看着你老子的面上，不願意叫你多吃苦頭，不然的話，哼哼，我報告巡捕房將你捉住，槍斃……你去罷！我們這裏你是不能再進來的了！……

(3)

王阿貴聽了張金魁的這一番話，始而癡呆地將兩眼望着張金魁，似乎不明白他所以說的是些什麼，繼而臉色變為慘白，將頭慢慢地低下來了，——這時阿貴明白了，他明白了張金魁所說的話的意義，他明白了他的一切希望都完結了。這真是如晴天的霹

靈一般，喀吖一聲，將阿貴震動得不知所措：怎麼辦呢？怎麼辦呢？……完了！完了！一切都完了！……阿貴似乎要哭將起來，但沒有眼淚出來。他並不覺得有什麼過度的傷心，他只是茫然，茫然……到什麼地方去呢？工作是沒有了，因之工錢也是沒有的了。怎麼辦呢？怎麼辦呢？他只是茫然，茫然……他應當向張金魁說一些哀求的或是反抗的話，但是他聽了張金魁的話後，却不發一點兒聲響。有幾個工友上前爲他哀求，爲他辯護，爲他抱不平，爲他可憐，但是他却沉默着，沒有一點兒表示。

他只是茫然，茫然……他很順服地走出了工廠的大門，連頭也不掉轉一下。等他走了離工廠幾十步的時候，他回轉頭來看看工廠的屋宇，似乎忘却了與工廠辭別的樣子，於是他又回轉來繞道工廠前後走幾個圈子。他今年十九歲，從十一歲起，他已在這個工廠內做了八九年了，雖然他兒時的光陰，所謂黃金時代的光陰，都爲這工廠內的機器所吞食了，雖然這工廠就同牢獄一樣，他在裏邊被囚了八九年，雖然這工廠除了痛苦和壓迫而外，沒有給過他絲毫的幸福，但是他到底與這工廠有八九年的因緣，今天忽然離開了牠，未免總有點捨不得的情緒。他站在工廠外邊，看着烟囱突突地冒

烟，聽着機器吶吶地響動，他不禁覺得有無限的難過。『別了，工廠！別了，牢獄！別了，我的朝夕同事的工友們！……』他終於要同這工廠別離了。但是別離了到什麼地方去呢？回家去？有什麼面目回家去呢？不，家裏回去不得！……他想到：『父親五十多歲了，害着癆病，雖然有時推小車子也可以混幾個錢，但混的總不多；母親呢，替人洗洗補補衣服，也混不到幾個錢。還有一個五六歲不中用的妹妹！……一家大半都指望我，可是我現在被廠裏開除了，這，這倒怎麼辦呢？……他倆老人家若知道了我被廠裏開除了，那他倆將不要大大地生氣麼？……唉！算了！算了！我今年雖然才十九歲，可是我的日子也過夠了，我不如去行個短見罷。是的，我不如去跳黃浦江去，人生總不過一死，我也問不了這麼許多……』

阿貴雖然起了自殺的念頭，但他還沒有即刻就去自殺的決心。他離開了工廠，茫然地向前走着，並沒有一定的方向。他就同失了靈魂的人一樣，他忘却了他應當做什麼，他也不知道他應當向什麼地方去。他只知道一件事情：被廠裏開除的事情，不能使父母知道。但是爲什麼他要被開除？他有什麼被開除的罪過？誰個弄得他被廠裏開

除了？開除了後他應當做些什麼？……他這時似乎都忘却了。他只是茫然地走着，但腦筋並沒深想到什麼。他所走的是什麼路，兩旁有什麼東西，路上所迎着的是些什麼人……他都沒有注意到這些。

他順着一條路走，走走又回頭，回頭又走走，這樣地他消磨了一個上午的時間。

炎熱的太陽如火一般地烤人，但他光着頭，雖然一套白布小褂袴差不多都汗濕了，他似乎却不感到這一層。最後他走得疲乏了，看見路旁有一塊石頭，他也不問牠燙不燙，就走上前坐下了。他低着頭似乎在思想什麼，但他這時並沒有明白地思想到什麼。他看見地上有幾個螞蟻往來：一隻黃色的小螞蟻也不知從什麼地方尋得了一塊白模樣的食糧，在用力地啣着前走的當兒，忽然遇到了一隻黑色的螞蟻，這黑色的螞蟻見着小螞蟻啣着一塊食糧，便上前將牠搶奪下來。小螞蟻大為憤怒，便不相讓，與黑色的螞蟻撕殺起來。小螞蟻雖然是小些，然而却英勇異常，毫不懼怕，倒也敵得過他的敵人。牠倆越撕殺得越有勁，阿貴這時不禁看得出神；而且向小螞蟻表示着充分的同情。他見着小螞蟻這種英勇的氣概，不禁暗暗地稱讚不置。他看着看着，忽然他的

腦海中起了一層波浪，他即刻立起身來，自己向自己驚異地問道：

——啊哈！我難道連這一個小螞蟻都不如嗎？喂！我還配做一個人嗎？小螞蟻被牠的同類所欺侮了，還要拚命地抵抗一下，我是一個人，難道受人欺侮了，就這樣地乖乖地算了嗎？報仇呵！……報仇！……

他於是覺着有無限的羞辱了。他的臉有點發燒起來，他的一顆心開始怦怦地跳動了。他不禁後悔道：『當張金魁向我宣言的時候，爲什麼我沒有點兒反抗的表示？爲什麼順服地忍受着張金魁的欺侮？爲什麼不把張金魁拉着痛打一頓？爲什麼不拾起一塊石頭向着張金魁的腦殼摔去？爲什麼……？唉！我連這一個小螞蟻都不如！我還配做一個人嗎？張金魁這東西該造了多少孽，我爲什麼不把他打死？他害死了李全發，他害死了沈玉芳沈先生，他現在又來害我，他又把我的飯碗打掉了，照他的口氣，也許又要害我的性命……唉！我爲什麼不把他打死呢？我爲什麼一點兒抵抗都沒有呢？唉！我連這一個小螞蟻都不如！……』阿貴越想越羞愧得汗流浹背，幾無地以自容。他又重新坐將下來了。他看着地上兩個鬥爭的螞蟻，這時牠倆仍在相持的狀態

中。他於是拾起一個小小的草桿，將黑色的螞蟻隔開來，慢慢地然而很氣憤地將牠搗死，——這時他覺得他做了一件偉大的事業了，於是乎他覺得非常地痛快。小螞蟻見着牠的敵人已死，遂又啣着白模樣的食物離開了。阿貴看着牠走開，不禁暗暗地笑道：『小螞蟻！你真是好漢！我應當拜你爲老師呢！我與你同是被欺侮的。我們聯合起來罷！好！全世界被欺侮者連合起來！哈，哈，哈……』阿貴一剎那間覺着自己是勝利者了。他似乎覺着張金魁被他用草桿搗死了。在愉快的一兩分鐘後，他又覺着有點失望起來：他所搗死的是微小的螞蟻，而不是那萬惡的張金魁，張金魁還是在世間活着呢。

是的，阿貴的責任不是在於搗死一個微小的螞蟻，而是在於搗死他的敵人——張金魁。阿貴覺悟到這一層了；於是開始想到如何報仇的方法：『呵呵；頂好！頂好！他捉住，也像搗死的螞蟻一般地把他搗死！唉！他該多麼可惡呵！他拚命地對於廠主獻好，也不知害死了許多工人！他害死了李全發，他害死了沈先生，他現在又來害我，哼，害我？好！我就要他的小狗命。我應當爲李全發和沈先生報仇，我要不報

仇，我就不算是個人，我真就不如螞蟻！一個人不如螞蟻，還算是一個人嗎？呵呵！報仇！報仇！……但怎麼樣才能將他捉到呢？……』阿貴想到此地，忽然覺得頭痛起來了。太陽的光是這般炎熱。阿貴沒有帶帽子晒了半天，當然頭要晒得痛了。也許他的頭早已都晒痛了，但到現在才覺得。奇怪，阿貴現在一覺着頭痛，就痛得要命，似乎再不可以支持了。他這時不但頭痛，似乎週身都發起燒來，臉龐燒得燙手。這時他忽然想起家來了。他忘却了被廠裏開除的事情，也忘却了他的父母倘若知道了他被廠裏開除了，將要如何地生氣，如何地懊惱。他感覺得自己是病了，病了的人一定是要回家的。

(9)

當阿貴踉蹌地走到家的時候，已是下午一點多鐘了。這時阿貴的父親王興盛吃了中飯，已經出門推小車子去了。留在家中的是阿貴的母親與他的一個小妹妹。母親今年五十歲了，這是一個很疲弱的婦人，她的兩個眼眶爛得如紅棗子肉一樣，眼水是不斷地流着；她看東西是很吃力的，然而她不得不做縫補的事情。在她的枯槁的，皺紋層層的面孔上，可以看出她在生活中所受的痛苦的痕跡。這個可憐的老婦人在生活中

大約不知道什麼享福的事情，因為她從沒見過幸福的面孔是什麼樣子。有時她想像到阿貴將來成人了走好運，每天能夠掙得幾個錢，為她買一件好衣服穿穿，買幾斤肉吃，或者她的女兒阿蓉將來能尋得一個有錢的婆家，因之可以靠她女婿養活……這時她覺得是很幸福而愉快的樣子，但這也只是很模糊的幸福和愉快，因為這只是對於將來的想像，這只是希望而已。什麼時候阿貴能走好運？阿蓉將來能不能尋得一個有錢的婆家？這恐怕只有天曉得罷？誰個也不曉得！話雖然是如此說，但是這個老婦人却不得不有這般的希望。她現在所以還能活着，所以還能覺得要勞動的，完全是因為她還有這一點莫須有的希望，不然的話，她恐怕久已被勞苦葬入黃土了。她相信觀世音菩薩，因之她很虔誠地供着觀世音菩薩的肖像。她以為觀世音菩薩是救苦救難的，是慈航普渡的，她絕對是保佑有善心的人的，只要人們能把良心存得正，哪怕觀世音菩薩不知道嗎？呵！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！呵！慈航普渡的觀世音菩薩！……如此，她真是觀世音菩薩的真信徒了。她不相信她會窮苦一輩子，因為她的良心好，從沒做過壞事，而良心好的人一定是可以得到觀世音菩薩的保佑的。哪怕現在吃些什麼苦

呢？觀世音菩薩自然有眼睛！觀世音菩薩自然要給我好處的！我現在吃苦也許是因為前生造了孽了？呵！不要緊！只要我今生能行善，就是今生得不到好處，到來生一定是也要得到好處的！觀世音菩薩自然有眼睛，我怕什麼呢？呵！觀世音菩薩呵！請你保佑我的阿蓉罷！請你保佑我的阿貴罷！他真是一個好孩子，他對我該多麼孝順呵！是的，他應當得到菩薩的保佑呵！……這個可憐的老婦人每一想到她的阿貴的身上時，總要跑到觀世音菩薩面前磕幾個響頭，暗暗地爲着阿貴禱告。阿貴是她的唯一的希望，她不爲他禱告，還爲誰禱告呢？至於阿蓉呢？她想到，阿蓉不過是一個女子，始終是人家的，比較是次要的了。也許將來能得到一個好女婿，但是好兒子總比好女婿強呵！好女婿無論如何總是從人家骨肉裏生出來的。她當然也爲着阿蓉禱告，但是禱告的次數却比爲阿貴禱告的次數少些了。爲着禱告，爲着要表示誠意，他也不知道觀世音菩薩面前燒了多少香。這些買香的錢是她爲人家洗補所掙來的。她捨不得吃，捨不得穿，但是却捨得去買香燒。……

她今天坐在門口，一邊補衣服，一邊又想到阿貴的身上了：阿貴今天也不知在廠

裏好麼？天氣這樣地熱！……她忽然聽到走向她來的脚步聲，將頭抬起一看，却不認得來人是誰個。照着來人的衣服看，這是阿貴回來了，但是照着來人的臉色看，這不是阿貴了，這差不多是戲台上的趙匡胤，關夫子。一剎那間她驚異得非常：怎麼？難道說關夫子來顯聖嗎？若真是他顯聖，那我該要好好地跪接了。……她用她的爛紅眼睛聚精會神地一看，這時來人已至她的面前了，於是才看清楚了，——來人不是關夫子，而是她適才所念到的阿貴。阿貴這時的臉色真是紅得如關夫子的一樣，這使得他的母親驚駭地叫道：

——我的天王爺！你，你，你你怎麼了？病，病了嗎？……

但是阿貴沒有回答她。阿貴進屋後即向靠牆的一張竹床上躺下，直挺挺地躺下，如死人一般。他的母親見着他這般模樣，簡直駭得魂飛天外，無所措手足了。她走進他的身旁站着，癡呆地望着他的那一副可怕的面孔，自言自語地說道：

——這，這倒怎麼辦呢？中，中了魔了嗎？……這倒怎麼辦呢？興盛又不在家

裏……

——阿貴！我的兒！——她停一忽又哭着說道：——你怎麼弄到這個樣子？……
你，你你是怎麼樣弄的，我的天王爺！……

——水，水！……

阿貴睜開眼睛，向他母親說了這兩個字。她這時心中忽然有點希望了。她想到：還好！他還能說話，還知道要水喝！……知道要水喝，這不是說他的心內還明白麼？還好，他還不至於有什麼……呵呵！我的天王爺！菩薩保佑！……她於是有点放心了。她不敢怠慢，即忙從水缸內盛了一碗涼水送給他喝，他沒有力氣拿碗，於是她端着送到他口邊，他就同得着甘露一樣，一口氣將一碗涼水喝乾了，是的，他真是渴了。他晒了半天，身上的水分都化爲汗而消散了，這時他身上簡直可以說不大有水分了。他的喉嚨乾燥得很痛，當他將一碗涼水喝將下去之後，他覺得就好像他的身上的火已經被撲滅一大半了。

——我還要喝！……

當阿貴喝了第二碗涼水之後，他的神氣清醒得很多了。他的面色已經不如先時的

可怕，他的兩眼所放射的光，已經不如先時那般的如中了魔一樣。她這時更大爲放心了：呵！阿貴好了！阿貴絕對不會有什麼危險，阿貴一定是會好的！……她於是又想起觀世音菩薩來了。她想到，這一定是有觀世音菩薩在暗中保佑，不然的話，也不知道要弄得什麼樣子。這正是她應當向觀世音菩薩面前燒香磕頭的時候，於是她將手洗一洗，很虔心地燒起香來，表示她對於觀世音菩薩的感謝。

阿貴真是疲倦極了。他看見母親這種神情，想開口向她說一些話，但是他沒有力氣說話了。他應當好好地休息一下，於是他昏沉沉地睡去了。坐在他身旁的母親，這時見着阿貴這般神情，知道他是睡着了，而不是別的什麼現象。她不願意他多勞神，所以她並不向他多說話。她繼續拿起工作來，坐在他的旁邊，補幾針看他幾眼，看他幾眼之後又補幾針……她這時很放心了，因爲她相信觀世音菩薩隱隱地在暗中保佑。

到了晚上。

……阿貴的父親王興盛今天推了半天的小車子，只得了四角小洋的代價，若這四角小洋的代價，是平平安安得來的，那嗎王興盛今天也夠高興的了，因爲四角小洋並

不算少呵。往常有時一天不開市，連一個銅元都推不着，而今天半天居然也推到了四角小洋，這或者也是因為觀世音菩薩在暗中保佑的原故罷。可是王興盛因為這四角小洋，肩背上吃了七八下木棍，受了紅頭阿三的一場毒打。王興盛已經是五十多歲的人了，雖然還能勉強推小車子，但是他的骨頭的確是很老了，他又是一個害癆病的人，如何能多吃紅頭阿三手中打人不顧死的哭喪棒呢？因之四角小洋對於王興盛雖然是一個很大的數目，而吃了七八下木棍，這對於王興盛却是一場很大的災禍。事情是這樣發生的：他推了一小車子木器，當他走到四路中間的當兒，忽然鳴地一聲飛來了一輛汽車，險一點兒把他的車連人都衝倒了。也許是因為菩薩保佑的原故罷，他沒有被汽車壓死。紅頭阿三，一個印度巡捕見着這種情景，怒冲冲地跑將上來，先給他吃了幾下哭喪棒，然後才開口罵他爲什麼不知道讓路，爲什麼這樣笨……可憐的王興盛已經被汽車把魂都駭掉了，哪還有胆量向巡捕講理！他就這樣地白白地吃了一頓毒打！倘若王興盛願意請醫生看看自己的傷痕，買一二副藥吃吃，調養調養，那他今天所得到的四角小洋能夠分配嗎？……他往時雖然也時常領受過紅頭阿三手中的哭喪棒，但

他今天却覺得往時從沒有這樣地痛過。唉！他沒有反抗的力量，他只有很可憐地痛哭！……

天要黑了，王興盛約摸着再找不到生意，於是就決定將小車子推回家來。在路上想起適才紅頭阿三對於他的欺侮，不禁暗自流淚。肩背上的傷痕雖然還沒有到出血的地步，然而是很重的，經受汗液的洗濯，越發痛得厲害。他覺得他不應當受這種無道理的欺侮，但他毫不起一點反抗或報仇的念頭。他只嘆他自己的命運是應該如此的。有什麼辦法呢？沒有辦法！反正窮人生來就是要喫苦的。忍受罷！唉！只有忍受，沒有辦法！……他只是這樣地想着，他，腦筋也只會這樣地想着，從沒發生過別的什麼不安分的念頭。

——老王！你回來了？

當他推着小車子走到離家不遠的當兒，迎頭遇着了一個相識的工人，這個工人先向他打招呼。老王是一個很和氣的人，每逢與人說話的時候，總是帶着滿臉的笑容。今天的肩背上雖然有很重的痛傷，雖然滿肚子不快活，但他一見着這個工人向他打招呼

呼，也就即刻笑着答道：

——呵！我回來了，阿四。你已經下工了麼？

——不，不是，我今天沒有上工。你知道嗎？你的兒子已經被廠裏開除了。

——什麼呀？——老王這樣驚異地問道，臉上已經變色了。

——你的兒子被廠裏開除了。

好一個消息！好一個消息！……老王聽了阿四的話，身體幾乎涼了半截。他感覺到天大的災禍落到他的身上了。他又如中了魔一樣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，只直挺挺地癡立着如木鷄一般，兩眼望着阿四。阿四見着他這種神情，不明白他這時精神上所受的打擊是如何地巨大，便不十分注意地離開了他，又走自己的路去了。老王癡立了幾分鐘之後，重行推起小車子回家來。當他走到門口的時候，他的小車子向門旁邊一豎，不做聲不做氣地走進屋內，向門後邊一個小木凳子上坐下。他就同沒有看見屋內的人一樣。躺在竹床上的阿貴還沒有醒來。阿蓉見着她的爸爸今天回來這種不高興的樣子，也不敢上前去親近他，只遠遠地向他望着。這時他的老婆正在燒晚飯吃呢，她

見着老王回來了，便離開灶台走到老王的面前，與他打招呼。

——你回來了？今天推了多少錢？

老王用雙手摟着自己的頭，兩眼向地下望着，如木頭一樣地坐着不動。她見着他，不回答她，摸不着頭緒，便又高聲地問他一句：

——你，你今天到底是怎麼着了？爲什麼人家問你的話，你連回答都不回答一聲呢？

老王還是依舊地不答。她看見這種神情，知道又有什麼不好的事情發生了，便不敢再問他。她重復回到灶台後坐下，幾乎也變成癡呆的人了。她這時不知道做什麼事好，暗暗地覺得有什麼可怕的災禍快要到臨了，或者已經到臨了。她真不知道將要怎麼辦了：你看，一個沒了，又是一個！阿貴回來時幾乎要嚇死了人，紅頭赤臉的，而他又回來這種樣子，令人一點兒頭緒都摸不到，這，這這，這倒如何是好呢？……莫不是今天真個是什麼黑道的日子，遇着什麼鬼了？不然的話，爲什麼一個個都弄成這一個樣子呢？唉！窮日子都不能安安穩穩地過下去，偏偏生出許多花頭來！唉！這真是

要人命，活要人命呵！……她不禁很傷心地哭起來了。

——你還不知道嗎？

老王抬起頭來，忽地很苦喪地問了這一句，這可把他的老婆駭了一跳。她停止了哭，兩眼看着她的丈夫，半晌才反問一句：

——我還不知道什麼呢？

老王重新又把頭低將下來了。這時屋內已經暗黑了，深深地陷入沉寂的空氣裏。

沉寂裏只聞着阿貴在竹床上翻身的聲音。阿蓉見着她的爸爸和媽媽的這種樣子，一顆小心也爲之跳動，很模糊地猜到有什麼不好的事情發生了，因之也靜立在板門的旁邊，不敢多說一句話。但是阿蓉終歸是一個小孩子，她的肚子餓了，她要吃飯，不能再跟着她的爸爸和媽媽沉默下去了。

——媽！我餓了，我要吃飯。……

阿蓉的話將沉寂無聲的空氣打動了。老王隨着阿蓉的話音說道：

——你還不知道嗎？阿貴被廠裏開除了。

他的老婆聽了他的話，沉吟了半晌，似答非答地囁咕了一句：

——呵！阿貴被廠裏開除了！

她又重行沉默下來了。這時她的一顆心似乎被漿糊糊塗住了，想不出說什麼話爲好。如此，在表面上，她似乎並不會受了這個消息的打擊，但是在心的內裏，她，唉！她簡直表示不出她的悲痛來。她這時實在說不出話來。她有什麼話可說的呢？呵！事情是這樣地完了，完了，沒有希望了！……

——媽！媽！我餓了，我要吃飯呀！

阿蓉的媽還是不理她，最後她走到她的媽跟前去了。她要求她的媽給她飯吃。這時大約老王也覺着有點餓了罷，便也就說道：

——開飯吃罷！

老太婆聽了他的話，便起身將煤油燈點着，不則聲不則氣地將飯菜擺到屋中間一張矮木桌子上來。阿蓉拿起飯碗來就吃，兩隻小眼向着菜碗裏望，就同菜碗裏盛着滿滿的有味的好吃的肉一樣，她巴不得一下子都吞下去，其實那裏並不是肉，並不是什

麼鷄魚鴨，而是些油鹽不足的白菜。

——阿貴不起來吃飯麼？——老王問。

——不，他不久已經吃了一點東西，現在讓他睡罷，他病了。

——他真病了嗎？——老王很不安地這樣問他的老婆，可是她這時就同要哭的神氣，似乎悲哀地在想什麼，沒有答他。他看着她的這種可憐的樣子，便也就不再問下去了。他又不禁暗暗地在可憐她：可憐的老太婆，真是受苦的命呵！……

他們靜默地吃了晚飯，就到門外邊坐着乘涼。這時大地烏黑得可怕，一點風都沒有，悶燥得令人難耐。兩夫妻都低着頭各想各的，唯有阿馨坐在她的媽媽的旁邊，一點兒也不思想，兩隻眼睛只有趣地望着西北角上的，那遠遠的飛射着的金色的閃光。

這時屋內竹床上的阿貴，似乎是已經醒來了，但是渾身燒得如火爐一樣，弄得頭腦昏亂，神思不清。他似乎是要起來，然而沒有起來的力氣；似乎要喊人，然而只能口張一張，喊不出聲音來。他是在朦朧的混沌的狀態中，腦海中並沒有什麼很清晰的波紋。也或者可以說，他是在半死的狀態中。……

老王這時是在深想自己的悲哀的命運：一從生下地來就沒有過過一天的好日子！推了一二十年的小車子，勞苦了一輩子，……現在阿貴稍微能夠掙點錢養家餬口，窮日子稍微過得舒服些，不幸又來了這麼一下……被開除了！……唉！這簡直怎麼了局！……都是阿貴自己的不是！廠裏不開除別人，爲什麼單開除他呢？這可見得是阿貴自己的不是了。我老早就聽到一些風聲，說他在廠裏幹什麼工會的事情，反對什麼資本家……呵！這樣反對資本家才反對的好，把自己的飯碗都反對掉了！唉！胡鬧！生來就是當工人的命，生來就是受苦的命，好好地廠裏做工也就罷了，偏偏要幹些什麼不相干的事情，什麼工會，唉！不安分！……

老王的老婆所想的倒偏於樂觀的一方面：好歹總有菩薩保佑，沒有什麼可怕的。也許明天到廠裏哀求一下，阿貴還是可以回到廠內做工的？也許這個廠裏不要他了，他還可以到別的廠裏做工去？真要沒有辦法的時候，也可以推小車子……反正有菩薩保佑，總不會餓死，只要良心存得正。阿貴這小東西的良心該多麼好，難道說他還會餓死不成嗎？不會的！不會的！……

她又決定了，今天晚上臨睡覺的時候，應當在觀世音菩薩面前好好地燒幾柱香，多磕幾個響頭，求她老人家保佑。她相信觀世音一定會保佑她，保佑她的丈夫，保佑她的阿蓉，尤其保佑她的親愛的兒子阿貴。她不十分相信別的菩薩，但她相信觀世音菩薩可以說是到了極度了。她每每向人說：觀世音菩薩是不可不信的呵！她真靈！我有幾次夢見過她，她是一個白髮蒼蒼的，和藹可親的老奶奶，有時白天我也見着過她顯聖……當她這樣說時，就同她真看見過了觀世音菩薩一樣。但是她真看見過了麼？只有天曉得！

『轟轟轟……喀以……轟，轟……』雷聲逼近了。這兩位可憐的夫妻的沉思，被響亮的雷聲所震斷了。這時又起了風，很大的風，接着就落下稀疏的很大的雨點。

——呵呵，下大雨了，快進去，外邊不能夠坐了。

他們剛一進門，大雨就如傾盆也似地下了起來。他們將門關上，但是因風刮得太大了，兩扇板門幾乎有抵抗不住的形勢。兩間茅屋似乎被風雨擊動得亂晃的樣子，就同快要倒塌了。木桌上的煤油燈被風吹得忽明忽暗。這時屋內的悶熱的空氣漸漸地消

散了，頓時涼爽起來。大家感覺得爽快異常，但同時又懼怕這兩間茅屋真莫不要被這般大風雨所根本推翻呢。那時才是真正的糟糕！那時才是真正的災禍！

——媽！媽！那牆角上漏，漏雨！——阿蓉指着牆角這樣說，老王聽了這話，向前一看，果然漏雨，並且漏得很多。他想到：唉！真是倒霉！這真是如俗語所說『禍不單行』呀！天老爺故意與我們窮人搗亂！若果這兩間茅屋真正地要倒塌了，那時倒怎麼辦呢？唉！我的天哪！……

——阿蓉的媽，快拿盆來接着，慢一點，這屋內快要成了河呢。唉！天老爺真是故意與窮人爲難呀！

阿蓉的媽聽了她丈夫的話，即忙將洗澡的木盆拿上去接漏雨。幸而只有這一處漏雨，若漏雨的處所太多了，縱使不將屋子漏得倒塌，但怕真要把屋內弄成河流了。

這時涼爽的空氣將阿貴身內身外的熱度減低得多了，他於是有些清醒過來。他的兩眼，已將燒得透紅的兩眼，睜開望一望，他看見屋內的情景甚爲詫異，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情。他想說話，但覺喉嚨很痛，很不容易說出話來。他哼了半晌，才哼出來

一句話：

——媽！我渴了！……

當他喝了一碗涼水之後，他的神志更爲清醒了。他雖然沒有力氣多說話，但他已經很明白地知道他現在是病了，是躺在竹床上。他看見他的父母的愁容，知道他們完全都是因爲他，因爲他一個被工廠開除了的，而現在病了躺在竹床上的兒子……他於是清楚地想起日間的事了：他今天早晨是如何地預備進工廠上工，如何地走進工廠的大門，如何地被張金魁喊住，如何地被張金魁欺侮了一頓，如何失望地走出工廠，當時心中是如何地難過……：他不禁很深長地嘆了一口氣。

——阿貴！你到底怎樣地就被開除了？

阿貴不回答他的父親。老王接着又說道：

——不開除別人，單將你開除了，真是怪事！爲什麼單將你開除了呢？啊？

阿貴還是沉默着。

——他現在身體不舒服，請你別要苦苦地追問他罷！等他好了，你再問也不遲

呀！

老王不聽老婆的哀求，又繼續地說道：

——我曉得，呀，我曉得。大約是因為什麼工會的事情……唉！你倒不想想，資本家是怎麼能夠反對得了的！你不問二七二十一，仗着自己的血氣亂鬧，真亂鬧的好，現在把飯碗都亂鬧掉了！……

老王停了一忽，聲音略放低一點，又繼續地說道：

——我們窮人生來就是窮命，應當好好地安分守己，有碗飯吃，不會餓死就得了，哪還能做什麼非分的想頭呢？我們窮人只好吃虧，只好受一點氣，沒有辦法。譬如我今天受了紅頭阿三的一頓毒打，到現在我的肩背上還在痛，想起來，這都是我自己的不是呀。……

——怎麼？你今天受了紅頭阿三的一頓毒打？——老王的老婆很驚異地問他，他很平和地，如同不關緊要地，回答道：

——可不是嗎！我的肩背上現在還在痛呢！我們生來就是窮人的命，只好忍受

點，是的，只好忍受點。

他沉默下去了。他的老婆癡呆地望着他，也不說一句話。

阿貴起初聽見他父親的話，似乎覺着也有點道理：也許是我自己的不是罷？也許是因為我太不安分了罷？也許我不應當幹什麼工會的事情，現在連飯碗都幹掉了，不但我自己受累，而且連累了一全家……這倒怎麼辦呢？事情是已經不可挽回的了！……他已經預備在他的父母面前，承認自己的過錯，千不是，萬不是，總是我王阿貴自己的不是。

(27)

忽然日間螞蟻的事情飛到他的腦海裏來了。他想像起那小螞蟻與黑色的螞蟻鬪爭的情形，那小螞蟻英勇不屈的氣概，他不禁打了一個寒戰，接着他似乎陷入萬丈深的羞辱的海裏，羞辱得要死了的樣子。他想到：怎麼啦？我連一個小螞蟻都不如嗎？不如一個小螞蟻，還算是一個人嗎？啊？我被開除了，難道說這是我的過錯嗎？張金魁獻好於資本家，把我弄得開除了，我就此能同他算了嗎？他這般地欺侮我，我真能就好好地忍受下去嗎？不，不，絕對地不能！我一定要報仇，我不報仇我就不是人呀！

我連小小的螞蟻都不如！……我沒有過錯，我一點兒過錯都沒有！……

他的忿火燃燒起來了。他的心竅似乎迷惑起來了。他隱隱地似乎看見那隻小螞蟻在笑他，在鄙視他，接着他看見了許多許多的小螞蟻都在笑他，在鄙視他。呀，不好了！無數的小螞蟻爬到身上了，攢進到他的耳裏，鼻裏，口裏，似乎又攢進他的心裏去了。他覺得痛癢得難過極了，他就同着了魔，瘋狂地亂叫起來。他承認螞蟻們是在懲罰他，他於是哀求地叫道：

——哎喲！請你們離開我罷！我一定報仇就是了，我一定去殺死我的仇人，我一定去殺死張金魁！……

兩位老夫妻看着阿貴無緣無故地忽然亂叫，手足亂動起來，就同瘋了一樣，不禁驚駭得對望着，連話都說不出來。還是阿蓉首先問道：

——媽！媽！阿哥是怎麼着了呀？

阿貴忽然跳下竹床，口中嚷道：

——好！好！我去報仇，我去殺我的仇人！……

他說了這話，即跑向門前，要開門出去。這時大風雨還未停息，屋外就如萬馬奔騰的一個樣子。兩個老夫妻見着阿貴開門要出去，這可是驚駭得要命，連忙上前將阿貴抱住，不讓他開門。小阿蓉見着這種情景，駭得哭起來了。

——你，你怎麼了？你瘋了嗎？外邊這樣大的雨！……

阿貴的母親說着說着，同她的丈夫又把阿貴推到竹床上坐下來了。阿貴這時似乎明白了。他定一定神，向他的父母看了一眼，又將頭低將下去了，不說一句話。過了一忽，他的父母見着他平靜下來了，這才將手鬆開，稍微放了一點心。最後，他的父親輕輕地向他問道：

——阿貴！你是怎麼着了？啊？

——沒有什麼，爸爸！我適才做了一個夢！……

唉！這簡直是什麼世界！

六月裏的風雨來的時候固然很突然，可是消散的時候也很迅速。昨夜的暴風雨幾乎延長了大半夜方行停止，今天早晨又重新是清朗無雲的天氣，不過比昨天涼爽得許多。

照着阿貴的父母所猜想，阿貴幸託菩薩的保佑，在夜裏沒有發生什麼令人可怕的事情，很平安地過去了。今天早晨起來，他倆看見阿貴的神志甚為清白，心中異常地安慰，如卸了千鈞重担子也似的。他倆似乎忘却阿貴的罪過了，或者因為怕引起他的心境的不安，關於昨天的事情，連一個字都沒有提起。這一對可憐的，窮苦的老夫妻只有這一個兒子，雖然一時地甚為惱恨阿貴不該不守本分，弄得破廠裏開除了，可是愛子的心，終歸是把這一種惱恨壓低下去。他倆只有這一個兒子，倘若將阿貴責備

很了，逼得阿貴弄到別的差池來，那將如何是好呢？而況且阿貴又在病中，病人是不能受氣的。他倆想道，阿貴雖然現在一時被廠裏開除了，沒有工作了，難道說就此永遠沒有工作了嗎？不會的，絕對不會的！阿貴並不是一個無用的傻孩子，無論如何，是可以找到事情做的。……因此，他倆慢慢地也就將昨天的事情忘却了。他倆是指望阿貴養老的，是的，他倆應當好好地愛惜阿貴，不要使阿貴生出什麼不幸的差池來。倘若阿貴有了什麼不幸，那他倆這兩條老命怕也是活不成了呵！阿貴若死了，那他倆將依靠何人呢？豈不是老來更要受罪嗎？而況且阿貴被廠裏開除了，這恐怕也不盡是阿貴的過錯，也許是張金魁這小鬼故意要害他，你看他那一臉橫肉，一雙鬼眼睛……是的，恐怕是這小鬼做的怪，阿貴是沒有什麼過錯！……

● 現在一對老夫妻只希望阿貴的病早些好，早些康健起來。就使阿貴現在沒有工作，閒着手坐在家裏，但他若能康健地坐在家裏，那倒也沒有什麼，怕的是他有病，怕的是他發生別的不幸的花樣來。……不過因為阿貴失了業的原故，這兩位老夫妻要更加努力地掙錢了。阿貴在工廠做工的時候，還可以領到工錢養養家，但是現在？現

在阿貴在家裏坐着，他是要成爲被人養活的一個人了。因此，阿貴的父親不得不將小車子推出去早些尋生意，阿貴的母親，雖然她那一雙爛紅的眼睛妨礙她工作，不得不將威着破補綻的竹筐子早些提將出去，到處去尋問：

——要補衣服麼？要補衣服麼？

生活是這樣地艱難！錢是這樣地難掙！阿貴的一家所消費的數目是非常地微細，但因爲要維持這點微細的消費，他，他的母親，他的父親，不得不拚命地如牛馬一般地工作，不得不盡自己的力量可憐地去探求！……

阿貴與他小妹妹阿蓉留在家裏。

阿貴今天早晨起來，雖然他的神志恢復了常態，但他覺着四肢無力，軟弱得非常，他從沒有這樣地軟弱過。他深恨自己太不中用了：『爲什麼小病了一場，就弄得這樣地軟弱起來？從前雖然也小病過，但不過覺着不舒服而已，一時地就過去了。但是現在？現在弄到這般軟弱的地步，兩條腿幾乎都沒有移動的力氣，真是萬萬料不到的事情！也許我瘦了不成人形了罷？……』他於是想起來他還有一塊小鏡子放在貢桌

的抽屜裏面，何不拿出來照一照呢，看看到底瘦成了什麼樣子。當他拿起小鏡子一照時，他見着鏡子裏面是一個不相識的面貌：頭髮蓬鬆着如囚犯一樣，面色紅而黑，一雙眼睛深深地凹進，顯得是非常大的眼睛，兩頰瘦削得可怕……喂！這是誰呀？這簡直不是阿貴了。阿貴還能記起從前的面貌：頭髮梳得很光潤，面色雖不十分白，然而也並不黑得討厭，兩頰是很豐圓的，一雙清俐而有神的眼睛……但是現在這鏡子中的人？這簡直是鬼了！但是阿貴素來不十分相信有鬼，而況且縱是有鬼也只能在夜裏出現，哪能大清早起就有鬼呢？阿貴一剎那間似乎真看見鬼了，但他即刻就覺悟到了，這不是鬼，也不是別人的面貌，這正是他自己，這正是拿鏡子自照的王阿貴。阿貴不禁長嘆了一口氣，『唉！我現在變成了這個樣子！……』

阿貴起了床，踉蹌地走出門外換一換空氣。這時朝陽初現，草上的露珠在陽光的輝映中閃耀着，空氣是異常地新鮮。他振一振肩背，伸一伸手腕，向着朝陽長長地呼吸了幾口氣。他這時覺得異常清爽，就如同從黑暗的，空氣窒悶的，深沉的牢獄裏初出來一樣。往日他一起身即胡亂地吃了飯，吃了飯之後，即急促地離家走入工廠的大

門，並沒會注意過這可愛的朝陽，這鮮明的露珠，這令人清爽的空氣。但是今天他却感覺到這些了。他似乎才開始感覺到自然界的生趣，似乎第一次感覺到早晨的好處。他這時很奇怪，爲什麼往日天天起早都沒有感覺到這些呢？難道說今天的早晨是特別的嗎？……他呼吸了幾口氣之後，覺得清爽極了，因之他很滿意，他很滿意他今天能夠感覺到往日所感覺不到的東西。

『嗚！嗚！……』他聽見了工廠的烟囱吼叫了幾聲之後，慢慢地，很不願意地將自己的目光挪到那工廠所在的方向去。他看見工廠的房屋了，他看見烟囱突突地冒着烏烟了，他又遙遙地聽見工廠內的機器聲……他不禁深深地嘆了幾口氣。他一方面似乎很高興地脫離了這種特別的牢獄，在這個牢獄中他消磨了他的黃金時代——兒時的光陰，一直到現在他才脫離了牠，才能感覺得這清晨的美麗，但他一方面又想到……呵，他不願再往下想去，因爲他很怕再往下想去關於他以後的事情了。他將來怎樣生活呢？做什麼事好呢？還是到別的廠裏去找工作？還是如父親一樣推小車子？還是去……呵，他真不願意再往下想去了，因爲這很苦惱他。

阿貴向着工廠嘆了一口氣，又無精打彩地走進屋內來了。這時阿貴的母親已經把早飯燒好了，叫他吃飯。在吃飯的時候，他暗暗地瞟看他的父母，——他倆老是沉默着不說話，也不向阿貴身上注意，似乎阿貴並沒弄出什麼事情的樣子。但是在他倆的面容上，都有很深的憂鬱的表情，雖然他倆勉力地做着如平常一樣的態度，不願對於阿貴加以絲毫的苦惱，但是阿貴在他倆的面容上，却深深地感覺到他們的心境是如何地苦痛，是如何地不安。阿貴想向他倆述說自己在廠裏的經過，想說幾句話來安慰他倆，可是不知爲着怎的，只是沒有說出來。惟有天真的小阿蓉，她不知道憂愁，不知道煩惱，更不知道計算。她只要有飯吃，至於她吃的這飯是從什麼地方來的，是不是她的父母用盡血汗換來的……她實在問不着這些。不過她的命運並不算好，她有時一顆小心靈也深深地感覺得苦惱：別人家小孩子時常穿新衣服，時常買糖果吃，時常買好玩的東西，可是阿蓉只能看着他們，只能羨慕他們。她實在不明白這個道理：爲什麼別人家的小孩子都有好衣服穿，糖果吃，東西玩呢？我的爹爹媽媽爲什麼不買給我呢？難道說我的爹爹媽媽不疼我嗎？……

飯吃完了之後，阿貴看着一對可憐的老父母匆促地出門去了；母親拿着盛着破補綻的竹籃子，父親推着小車子。

——阿貴！你留在家裏，與小妹妹看門。

阿貴聽了他母親臨行時的話，心中不禁又難過，又害羞。難過的是：母親那一雙紅爛的眼睛，那一副可憐的老太婆的像貌……父親的憔悴的形容，那表現他因為推小車子而練成的駝背……這麼大的年紀，身體又這麼不康健，而還是天天勞苦個不休，想起來好不令人難過呵！難道說他倆真個生來就是窮苦的命？唉！他倆從沒有過過好日子，從小到老一直在窮苦災難之中這樣地生活着，這樣可憐地生活着！……害羞的是：喂！我阿貴留在家裏？兒子留在家裏，讓年老的父母出外勞苦去？我還能算是一個兒子嗎？我不但不能掙錢養家，而反使他倆老人家吃苦受累，這是從何說起呢？我是他倆的兒子，唉！我在爲他倆的兒子了！……阿貴想到這裏，一顆心如被滾油煎熬着也似的，臉上和身上不禁出了一陣冷汗。往時在工廠裏做工時，尤其是在炎熱的天氣，覺得非常地吃苦，雖然是無法可想，但是總想設法休息休息。今天阿貴是在

家休息了，照理是不應感覺着什麼痛苦了，但是他這時情願在廠裏做工，情願吃那炎熱的痛苦，而不願留在家裏閉坐着。他這時所感覺的痛苦，是更爲令人難以忍受的痛苦，是爲他往日所未感覺得到的。

阿貴拿起一張小矮短的木凳子，放在門口，背靠着板門坐下。他走入深沉的幻想裏，將兩眼閉着，似乎睡熟了。他這時並沒想起他的小妹妹，因之這時他的小妹妹在做什麼，他也沒有注意。

——阿哥！阿哥！你看這牆根底下有很多的螞蟻在打架呢。黑螞蟻，黃螞蟻……呵！螞蟻？螞蟻在打架？……阿貴在深沉的幻想中，被他的小妹妹喚醒了。他不禁全身震動了一下，如聽見了什麼驚人的消息也似的。他沒有回答他的小妹妹了，可是接着他又聽得他的小妹妹叫道：

——阿哥！阿哥！快來看，牠們打得真好玩呢！

阿貴很驚顫地回答了一句：

——好，你在那裏好好地玩罷！

阿貴這時想起昨日螞蟻的事來了：那一隻大黑螞蟻的無禮，那小螞蟻的英勇的氣概，不屈的精神……他的身心漸漸顫動得很厲害了，同時他覺得被羞辱所包裹着了，難過得非常。他想到：『怎麼？我連那一隻小螞蟻都不如嗎？螞蟻被牠的同類所欺侮了，還要拚命地抵抗，我是一個人，唉！我是一個人呵！我受了人家的欺侮，難道就這樣地算了嗎？喂！我這個人，我這個人，我這個人連一隻小螞蟻都抵不上呵！……是的，我要報仇，我要不報仇，我就不能算是一個人，我應當投到糞池裏淹死掉！我有什麼對不起張金魁的地方？他爲什麼要効力於資本家，這樣苦苦地害我，我難道就這樣地放他過去嗎？我一定要做死他，是的，我應當毫不遲疑地把他弄死！……唉！這小子也不知道害死了多少人，他害死了我親愛的朋友李全發，害死了那沒有一點罪過的沈玉芳先生……』他想到這裏，忽然沈玉芳的往事復現在他的眼前了。

這是今年正月底的事情。S路T里內開設了一所平民義務學校，分日夜兩班。這所學校是誰個開辦的？經費從什麼地方籌來的？關於這些事情，誰個也不曉得。不過因爲學校是義務的，所以一般工人子弟進校讀書的很多。阿貴是一個很聰明的年輕工

人，很早就想讀點書，認得一點字，他常常感覺得不識字的痛苦，因之他讀書的心非常地切。可是他是一個工人，始終沒有讀書的機會，不過空想想罷了。

阿貴聽到T里內開設平民義務學校的消息，不禁高興得非常。他所想的讀書的機會，現在是臨到了，於是他報名入了夜班，——日班他是沒有工夫讀書的，因為日裏他爲工作所羈絆着了。當他初上第一堂國文課的時候，教師是一個約莫二十二三歲的女子，——這個是女學生的裝束，穿着一身很樸素的，然而又很雅致的衣裳；她的面孔是圓圓的，很白淨的，兩眼笑迷迷地顯出很和藹而可愛的神氣。她的身體似乎很瘦弱，然而她的精神却很壯健。在未上課之前，她先說了一些勉勵學生的話，她的聲音是很溫柔，然而同時又是很響亮的。她所說的大意如此：我們因爲窮人沒有讀書的機會，所以才開設了這一所平民義務學校。希望你們進了學校之後，好好地誠心誠意地讀書，千萬不要兒戲。現在只有有錢的人有讀書的機會，而窮人是沒有的，因之社會上一切事情只有有錢的人知道，只有有錢的人去問，而我們窮人就如傻子一樣，聽着他們擺佈。可是現在我們既然有一點機會，我們就應當好好地來讀，就應當把自己的

知識增高起來……

在這一位女教師演說的時候，阿貴的兩眼瞪着她在電燈光下一張嘴動，只見着她忽而溫和，忽而又嚴厲起來的神氣，——阿貴表面上似乎也注意聽她的演說，其實他幾乎一點兒都沒聽見她說些什麼。阿貴這時只是沉入於癡想的淵底了：『這是一位小姐，也許是那家的少奶奶？也許是在大學堂讀書的女學生？這個學校是平民義務學校，我們來念書的又不給錢，可見得她是白教書的了。她爲什麼要白白地教書？難道說有什麼好處？坐在家裏當小姐少奶奶不好，爲什麼來與我們這些窮人打混？奇怪得很！我簡直一點兒不明白，怪事！……她是這樣地和藹，是這樣地可愛，但又是這樣地莊嚴，我真是很少見過這種樣子的女子。奇怪的很！居然有這樣的女子來教我們窮人的書！……』是的，阿貴這時簡直不明白他眼中所看見的女子是什麼樣的人。但是阿貴覺着這位女教師第一次所給他的印象，他將永遠地保留在自己的記憶中，無論什麼時候都忘却不掉。

從此阿貴就成爲平民義務學校的學生了。他越與這位女教師熟識，越與她親近

些，越感覺得她是一個非凡的女子。她的笑容，她的說話，她的動作，以及她的一切，阿貴都覺得是神聖的。阿貴覺着她是一個非常可愛的女子，同時又是一個非常可尊敬的女子。阿貴在自己短小的生命史中，從沒有感覺得自己是幸福的時候，若這個幸福的時候是有的，那恐怕就是他與這位女教師說話，或是他看見她的笑容的時候了。女教師無論待那一個學生，都如同母親，姊妹或是朋友，待自己的兒子，兄弟或是朋友一樣。阿貴的天真，聰明，忠實，格外地引起女教師的注意，因之她常微笑地向阿貴說道：

——阿貴！你很好，好好地讀將下去罷，你是很有希望的！

阿貴聽了女教師對於自己誇獎之後，更異常地努力起來，這時恐怕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幸福的時候了。有時女教師用很溫柔的，很掛念的口氣，問起阿貴家中的情形，工廠中的待遇……當阿貴很細心地向她述說了之後，她常常很深沉地嘆道：

——唉！這簡直是什麼世界！這難道說是人的生活嗎？呵！這樣是不能長此下去的！……

這話並不是對阿貴說的，但是阿貴聽了這話，却深深地感覺到她的心靈是如何地爲着他，爲着他的父母，爲着一些勞苦的窮人在忍受痛苦呢。從沒有人會這樣溫存地問過阿貴的話，會這樣注意地掛念阿貴家中的生活，因此，阿貴待她不但如先生一樣，而且暗暗地感覺得她是一個，呵，是一個什麼呢？阿貴很明顯地也並沒會當她是一個確當的什麼人，不過他總覺得她是一個爲他所最敬愛的一個人，也許在無意識之中，他當她是自己的姐姐，母親，或是那個爲母親常說起的觀世音菩薩罷。自從進了平民義務學校讀書之後，因爲一些教師們都是無神論者，所說的都是些無神的話，阿貴慢慢地也就不相信起神來了。他曾如他的母親一樣，深深地相信過觀世音菩薩，但是現在他却以爲這是愚蠢的事了。他覺悟了：「一切什麼菩薩，什麼神，都是騙人的，都是不存在的東西。如果菩薩真正是有的，那他們就應當保佑善人，保佑不做壞事的人，但是在現在的世界，好人，終日勞苦的人反來受苦，而惡人，例如我們的廠主，例如張金魁這小子，例如……他們偏偏有吃有喝有穿的，快活得要命，這到底是什麼一回事呢？照這樣看去，菩薩簡直是窮人的死對頭了，我們還相信他幹嗎

呢？呵！打倒菩薩！打倒一切什麼觀世音什麼觀不音的！……呵呵！也許觀世音是真的？那嗎她的化身一定就是這位沈玉芳先生，我們的女教師罷？呵！她簡直就如母親所說的觀世音菩薩一樣！這麼樣好良心的女子！……『不過沈玉芳終究是個人，並且是一個很反對神的人，時常向阿貴解釋觀世音是沒有的，因之阿貴也就不能斷定她是觀世音的化身了。如果沈玉芳是觀世音化身的話，那她怎麼會反對她自己呢？阿貴很會思索這個道理，雖然他相信沈玉芳就如他的母親相信觀世音一樣，但他很明白在沈玉芳與觀世音中間，到底是沒有什麼關係的。

同學之中與阿貴最交好的，要算是李全發了。李全發也是S紗廠的工人。他的年紀略比阿貴的大些，這是一個很精明強幹的青年，做事異常地認真。在知識方面，他比阿貴發展得多了，也就因此，阿貴對於他暗暗地懷着敬意了。

阿貴漸漸地覺察到沈玉芳與李全發多親近些了。她有時將李全發喊到樓上，或離開課室較遠的地方，祕密地，輕輕地，與他說一些似乎又親近又很祕密的話。照着他倆的情形，並不像有什麼愛情的關係在內，但是他倆是這樣地親近，說話是這樣地祕

密，這却使阿貴暗暗地感着不快。他想到：『爲什麼沈先生這樣地與李全發親近呢？李全發差不多同我一樣，爲什麼他倆說話要避開我呢？難道說他倆有什麼愛情的關係？不像！不像！絕對地不像！但是他倆爲什麼要這樣的呢？沈先生也許討厭我罷？也許她看不起我罷？不過我同李全發差不多，爲什麼單要看不起我呢？也許他倆秘密地有什麼事情？這種事情是不能公開的？也許，也許……不過爲什麼要瞞着我呢？沈先生叫我做什麼事情，我難道不去做嗎？我一定會去做的！只要李全發可以做的事情，我王阿貴也是可以做的。但是沈先生爲什麼不叫我做呢？……』阿貴想來想去，不能解決。他有時想公開地問問李全發，到底他與沈先生做些什麼事情，可是阿貴不知因爲什麼，終究胆怯地沒有問出來。他這時的心境似乎吃醋又非吃醋，抱怨又非抱怨，羞辱又非羞辱，說不出是一種什麼滋味。他有時想道，沈先生所以不相信他，是因爲他自己不如李全發，是自己的不好……他不禁又有點悲哀了。

後來還是李全發先向阿貴解釋他與沈先生的關係。他說，沈先生並不是一個平常的女教師，而是一個女革命黨……他說，廠內有幾個工友已經組織了一個秘密團體，

倘若阿貴願意的話，也可以加入……

——你真是渾蛋！爲什麼不早向我說呢？怪不得你們鬼鬼祟祟的，弄得我莫明其妙呵！你真是渾蛋！到現在才向我說起，你難道說還不相信我嗎？

阿貴聽了李全發的話，這樣地反責問他。李全發當然表示非常的滿意，從此就把阿貴介紹到所謂祕密的團體裏邊去了。在每次的會議中，阿貴能更親近地與沈玉芳談話，能更明了地認識沈玉芳是一個什麼人，因之對於沈玉芳更加愛敬起來。在別一方面，說也奇怪得很，阿貴自從進了團體之後，似乎漸漸地覺到自己是一個成人了，而不是一個很平常的，什麼世事都不知道的小孩子。關於這一層，不但阿貴自己覺到，就是阿貴的父母也漸漸地覺到了。一對老夫妻時常暗暗地說道：

——奇怪的很！阿貴近來說話，行動，都變了樣子。菩薩也不相信了，什麼都不相信了。你看，這樣地讀書讀得好！讀得連菩薩都不相信了！……

一對可憐的老夫妻當然不能明了阿貴內心的變遷，只能感覺着奇怪而已。他倆的年紀已經太大了，因之他倆的腦筋被舊的鎖鍊束縛得緊緊地，無論如何，不會想到一

個人如何能不相信菩薩而生活着。尤其是對於阿貴的母親，她若不是相信有菩薩在保佑她，她恐怕久已離開人世了。

……今年四月間，S埠發生了空前的政治的變動，阿貴參加過幾次羣衆示威的運動，親眼看見許多工人——這其間也有老頭子，老太婆，年輕的小姑娘，很小很小的小孩子……大批地被槍殺的槍殺，刺傷的刺傷，逮捕的逮捕，種種無人性的慘象。阿貴幸而逃脫了一條命，然而他的悲憤，呵，他的悲憤非言語所能盡！他曾幾次地痛哭過。

——呵呵！這樣革命革得好，連我們窮人的命都根本革掉了。喂！造他娘！我們非幹不行，終久不過是一死而已！……

這時沈玉芳還是繼續她的秘密的工作。

一天晚上，沈玉芳正在講堂上課的時候，張金魁帶領五六個巡捕將她捉住了。李全發見着神情不對，即刻想設法逃脫，可是張金魁的眼睛非常地敏捷，已經看見李全發坐在什麼地方了。他上前一把將李全發的頭髮抓住，帶罵帶譏諷地說道：

——哈哈！你還想跑嗎？從今後管教你不再做怪了！我看你去再組織什麼工會，再反對我們……哈哈！

阿貴這時自量自己也是跑不脫的了，不如坐着不動，看他們怎麼樣處治。却不料他們將沈玉芳和李全發捕住了之後，即開步走出去了。阿貴一方面慶幸自己沒有被捕，但一方面看着沈玉芳和李全發就如強盜一般被他們拉走了，心中真是難過得要命。他不禁放聲哭起來了。這時上課的學生有二十幾個，小孩子也有，成人也有，大家見着阿貴哭起來了，便都哭將起來，就如死了父母一樣。阿貴料定他倆的性命難保，不禁想道：『我爲什麼不跟着他們一塊兒去呢？他倆死了，我一個好獨活着嗎？在這種世界活着有什麼意思？真的，不如死了還好些呵！唉！這簡直是什麼世界！簡直沒有一點道理可講了！……這，這張金魁這小子，爲什麼能這樣地下毒手呢？真是……一點兒良心都沒有了！喪盡天良的狗東西！……』

——阿哥！阿哥！快來看，這些黑螞蟻被黃螞蟻打敗了呢！黃螞蟻真厲害！

一樁一樁的往事正在阿貴的腦海中湧現的時候，阿蓉又將螞蟻打仗的事情擾亂了

阿貴的回憶。阿貴又重新想到昨日螞蟻的情形。

——就是這樣地決定罷！我應當學螞蟻，我真難道連螞蟻都不如嗎？如果沈先生和李全發死了有知，他倆怕要在地下暗暗地笑我呢。他倆要笑我這不中用的怕死的東西。是的，我要爲他倆報仇呵。

阿貴自言自語地說了這幾句話，他的小妹妹只當是她的哥哥叫她，所以走到阿貴的面前來了。阿貴見着小妹妹走來，便把她拉到自己的懷裏，用手撫摩她的小辮子。

阿貴是很愛小妹妹的，當他每次下工的時候，一走進門來，卽要同小妹妹親熱一下，或者將她抱一抱，或者與她親親嘴。阿蓉的父母是沒有給過零錢與她買東西吃的，但是阿貴却有時給她一個銅板或兩個銅板買東西吃，因之她也就很歡喜自己的哥哥。阿貴待他的小妹妹溫柔極了，很少時候打罵她，也就可以說，從沒會打罵過她。有時阿蓉被她的父母打罵的時候，她總是跑到哥哥的懷中，以他爲自己的保護者。阿貴很關心小妹妹的生活。他沒有哥哥姐姐，也沒有弟弟，只有這個小妹妹，因之他很不願意這個小妹妹吃苦。他以爲這個小女孩子生來做他的妹妹，不能吃穿好的，已經是很

不幸了，如何還能虐待她呢？而且阿蓉一雙伶俐的眼睛，一副圓圓的小面龐，看起來是很可愛的一個小女孩子，阿貴那有不愛她之理呢？

阿蓉很天真地向他哥哥述說螞蟻打仗的事情，她的兩隻小手並形容出螞蟻打架時的樣子。但是阿貴只是用手撫摩她的小辮子，不會注意她說些什麼。他這時似乎在思維什麼，但到底是在思維什麼，就是他自己也沒有一定的觀念。阿蓉起初說得很起勁，後來她看見她的哥哥並不熱心聽她所說的一些什麼，也就慢慢地鬆懈下來了。最後她扭過臉來，從衣袋裏掏出許多小石頭子來數着玩，——這些小石頭子是她自己拾的，也就是她唯一的玩具了。

這時阿貴似乎感覺到有點對不起小妹妹的樣子，但這也只是一瞬間的事。他仍然繼續地撫摩着她的小辮子，目不轉睛地似乎注視他撫摩着的東西。其實他這時的心境很是茫然，說不出他的確是在想什麼。後來他開始回憶過去的事情，然而也就在這時，他又如同做夢一個樣子。他似乎一天晚上與李全發一陣，也不知因為什麼事情，從什麼地方來，到什麼地方去，——他倆路經四馬路，這時街道兩旁的電燈非常明亮

的很，來往的行人轟轟地擁擠着，就如浪潮一樣，很是熱鬧。他倆走到青蓮閣門口，見着上下梯的人們非常之多，似乎樓上有什麼特別引誘觀衆的東西。這時阿貴想道，這是什麼地方呢？莫不是一個很好玩的地方嗎？頂好上樓去看一看，看一看上面到底是什麼玩意兒……他想到這裏，正要向李全發提議的時候，忽聽李全發說道：

——阿貴！你來過這裏嗎？這裏是茶館，讓我們上樓去吃一杯茶去，我渴了。

——那我們就上去罷！

當他倆上到樓梯口的時候，就有許多穿着鮮豔的衣服的女人上來歡迎，並且還有許多老太婆，似乎是她們的母親又似乎不是她們的母親的樣子，共同幫助她們來拉他倆。這時阿貴驚嚇得非常，一顆心在內裏枯里枯通地跳動起來了：『我的天王爺！這是什麼地方呢？這些女人怎麼就這樣地硬拉人！這還成個什麼樣子！不如下去罷！這裏一定不是好地方……』阿貴還是一個童男，很怕接近女人，這時見着這些如妖精一般的女人來拉他，不禁驚嚇得要喊叫起來了。他忽然覺得他的右手被人拿住了，他的腰被人摟住了，他的衣裳被人扯住了，總而言之，他在緊急的包圍之中了。他正要

喊叫救命的當兒，恰好這時李全發一把把他的左手拉住，橫衝直撞地，把他從人中救出，脫離了重圍。李全發揀一張茶桌與阿貴坐將下來。這時阿貴的頭已經驚嚇得昏眩起來了，一顆心還是繼續枯里枯通地跳動着。

——阿貴！你嚇煞了罷？哈哈……你從前沒有來過嗎？今天要不是我，老兄，你可是糟了！哈哈！

——你這個人真渾蛋！誰個叫我把我帶到這兒來呢？這個地方，唉，真是來不得的！……

李全發只笑着不答。這時茶房已將茶泡好了，阿貴一邊廂拿着茶杯喝茶，一邊廂將兩眼環視着周圍的景象：人聲是這樣的噪雜，頭顱是這樣的衆多——男的，女的，老的，少的，光頭的，有鬍子的，粉面的……渾淘淘地搖動着，這逼得阿貴的頭更加昏眩了。忽然他覺着一些油頭粉面的女人都對着他笑，起初是很詭媚地笑，後來變爲苦楚地笑，似乎兩眼含着眼淚，要向他哭起來的樣子；最後她們的面孔漸漸地青腫起來了，就如鬼一般地向阿貴猙獰地笑着，這逼得阿貴打了一個寒噤，不敢再看她們

了，慢慢地將頭低下。他的一顆心這時是在不可遏抑地，苦痛異常地跳動着，同時又如同遇着了什麼大危險的事情，嚇得他毛髮都豎起來了，周身出了一陣冷汗。他是異常地懷疑，苦痛，懼怕，但是他表示不出來。停了一回，他似乎聽見右邊隔座的人在說話，一個是四五十歲老頭子的聲音，一個是十四五歲小姑娘的聲音，這種聲音是異常地嬌嫩而可憐，就如同小鳥的哀鳴也似的。

——你的面孔倒很標致的，可是不知道你的那件小東西好不好……哈哈……

——不要糾纏了！請你老爺到我屋裏白相去罷！快去！快去！好不好呢？

——幾塊錢住一夜？

——隨你老爺的便罷！……

阿貴抬起頭來，向隔座一看，見是一個五十幾歲的，蓄着八字鬚的老頭子摟着一個年紀很輕的小姑娘，至多也不過十五歲的光景，正在那裏調戲呢。老頭子用左手抱着她的孱弱的腰，用右手在她的身上亂摩，最後他戲弄她那還未十分發育，因之還未十分突起的兩個小乳頭，——她並不拒絕這些行動，似乎以為這是很平常的事情。她

只是勉強地做着假意的微笑，兩隻圓圓的小眼睛向他射着哀求的光，用手理他那很硬的鬍子，故意地向他獻媚。這時老頭子的一種猥邪的表情，及小姑娘的那種可憐的模樣兒，引起了阿貴的懷疑與厭恨：這是一回什麼事情？這難道說是真的嗎？世界上如何能有這等事！呵，這簡直是真正地豈有此理呵！……五十幾歲的老頭子與一個十四五歲的小姑娘……而且老頭子是這般地肥大，小姑娘是這般地弱小……這真正是豈有此理的事呵！……

阿貴一剎那間似乎不相信自己所見的是真實事情。他又重新將頭低下，默想這一種異常慘苦的，不公道的現象。

——阿貴！你還在想什麼！你能這樣不關心地看着人家侮弄你的小妹妹嗎？

阿貴聽了這話，抬頭一看，見着與自己坐在對面的不是李全發，而是沈玉芳沈先生，這却使得他驚異莫定了。這時沈玉芳還是如平素一樣的裝束，可是她臉上的表情是異常悲苦而嚴肅的，兩眼飽含着淚珠，嘴唇是異常地顫動。當阿貴莫明其妙，正要開口問沈玉芳的當兒，忽又聽着沈玉芳說道：

——阿貴，你曉得嗎？在這個社會裏，窮人家的女子總是要被富人侮辱的，你看你的小妹妹現在是什麼樣子……

沈玉芳說至此時，將手往右邊一指，意思是叫阿貴順着她所指的方向望去。阿貴順從她的意思，便向原來的隔座望一望，見着老頭子與小姑娘還在那裏調戲着玩呢。過了一忽，靠在老頭子懷裏的小姑娘將臉轉過來，筆直地將眼光射到阿貴的身上來。阿貴起初還不十分驚異，後來慢慢地覺着她的面孔與阿蓉的相似，一等阿貴一覺到這個時，說也奇怪，他便越看她越像自己的小妹妹，這兩隻圓圓的小眼睛，這兩個圓圓的小笑窩，這一個如櫻桃也似的小口，這一切……這簡直是阿蓉，這簡直是阿貴的小妹妹了。『這難道真是我的小妹妹嗎？……』阿貴無論如何不能相信他眼前的景象，以為在電燈光底下，或者容易眼花，或者認錯了人，於是便將兩眼用手揉一揉，看看是眞的還是假的，但是審視的結果，這的確是阿蓉，這的確是阿貴的小妹妹。

這時阿貴的忿火爆發了，便不疑懼地走上前去，一把將小姑娘從老頭子的懷裏拉到自己的身邊，接着向老頭子開口罵道：

——你是什麼混帳的東西，敢這樣欺侮我的小妹妹！你這個狗娘養的……

——阿哥！阿哥！你……你……

阿貴被阿蓉的聲音喚醒了，睜眼一看，見着小妹妹在自己的前面站着，而老頭子，沈玉芳，李全發……一切都沒了痕跡。阿貴呆了半晌，才漸漸地覺悟到自己適才是在夢裏，一切的景象都是不真確的。但是這夢中所見的一切，印在他的腦際非常之深，沈玉芳所說的話，他也是一字一句地記得非常清楚。『在這個社會裏，窮人的女子總是要被富人侮辱的！……』阿貴回味這兩句話的意思，不禁有點戰慄起來了。這時阿蓉見着她的哥哥的這種情形，只是將兩個小小的眼珠轉動着，猜不透他遇着了什麼。阿貴一邊廂望着立在他面前的小妹妹，一邊廂又回憶着夢中的情形，最後他將她的小頭抱到自己的口邊，重重地吻幾下，深深地嘆了幾口氣。

（55）

『在這個社會裏，窮人的女子總是要被富人侮辱的！……』阿貴越想越覺得這兩句話是不易的定理，他想到：『紗廠的女工有幾個是能保持着清白身子的？廠主，帳房先生，管工的，大班，……稍微有點姿色的女工都要忍受他們的侮辱，就是我親眼

也看見了許多。就是張金魁這個渾帳忘八蛋，他也就奸污了許多年輕的女工呵！唉！窮人的女子賣了力還不算，還要賣身子！……當娼妓的當然都是窮人家的女子，大半都是因為沒有飯吃，逼得沒有法子……唉！現在的世界！現在的社會！……』

阿貴想到此地，夢中的情形又在他的腦際盤旋了：五十幾歲的肥胖的老頭子與十四五歲的嬌弱的小姑娘，這個小姑娘最後變成了他的小妹妹了……阿貴不禁大大地打了一個寒戰，一顆心也就因之大大地跳動起來了。『那嗎，阿蓉將來呢？』他這樣自問自地問了一句，阿蓉這時本來已離開他了，自己蹲在地上玩着小石頭子，忽然聽見阿貴說她的名字，便抬頭向阿貴望了一眼，但阿貴不理她，還繼續地想道：『阿蓉是窮人家的女子，現在雖然還小，雖然還不能做事，但是將來呢？將來她長大了呢？到紗廠做工去？那她也不要將被人侮弄麼？……也許我的小妹妹將來也要當娼罷，這誰個能斷得定！……喂！我的小妹妹也要當娼，也要到青蓮閣去，也要……喂！無論如何，我不願意這個！……』

這時阿貴全身顫動起來了，一顆心就如同要碎了的樣子。他自己覺得就同快要瘋

狂的樣子，接着他真個漸次地陷入瘋狂的狀態，就是他自己也不知是因爲什麼。在模糊的判斷力不清醒的狀態中，他決定了，『也罷，與其將來受人侮弄，不如現在把她弄死罷！反正早遲都是一死，不過要死得干淨！……』這個決定真是發生得突然，爲阿貴平素所夢想不到的決定。阿貴是很愛他的小妹妹的，平素差不多從沒會打罵過她，但是現在他却忽然決定要把她弄死，弄死這個無辜的，爲他平素所鍾愛的小妹妹，小阿蓉……

『但是怎麼樣把她弄死？』阿貴又繼續地想道：『用刀殺死？用繩勒死？還是……？呵，有了！前頭離此地不遠，有一個很深的水池，不如把她丟到水裏淹死。』阿貴於是很有堅決地，毫不疑慮地，這樣地決定了。這時阿蓉正蹲在地上玩耍着小石頭子，却不妨到被她的哥哥一把將她抱將起來，接着她的哥哥就很迅速地走出門去，這却不得不把她大大地驚駭了一下。阿蓉又看見阿貴臉上表情大與尋常不同，他的兩隻眼睛紅得如同要滴出血來的樣子，表現出一種怕人的殺氣。阿蓉見着這種情形，於是一顆小心靈便感覺得有什麼可怕的禍事了，便驚駭得哭將起來。她掙扎着要她哥哥

把她放下來，但是阿貴一言不發地將她緊緊地抱着，飛也似的向着池邊跑去。

——阿貴！阿貴！你將小妹妹抱到什麼地方去呀？她爲什麼這樣拚命地哭啊？

——媽呀！媽呀！快來！快快快來！……

小阿蓉一見着她的媽提着一個竹籃子迎頭走來，便向她拚命地喊叫起來，這時阿貴見了他的母親，不知爲什麼便即時驚怔了一下，這一驚怔却把他的神志變清醒了。他於是連忙將阿蓉放下，覺悟到自己適才的心境是在瘋狂的狀態中，不禁臉上發起燒來，覺着有無限的羞愧。他承認他幾乎做了一件極殘忍的事，差一點害死了自己的小妹妹。……

——阿貴！你到底怎麼一回事呢？爲什麼不好好地在家裏看門？

阿蓉撲到母親的懷裏，就同得到了救星也似的，而阿貴羞愧得沒有答覆他母親的話，只轉過臉來，低着頭，慢慢地向着那有街道的地方走去。雖然他的母親喊他，但他連頭也不回一下。

你應當想怎麼樣消滅你的敵人，

而不應當想怎麼樣消滅你自己。

已經是正午了。一輪火熱的太陽，這時正是最嚴厲地顯耀着牠的光芒，減少了街上來往的行人。空氣是這般地熱燥，逼得令人只有拭汗的工夫；倘若沒有必要一定要在街上行走的話，那街上將見不着一個行人的蹤影。這一天是很熱的一天，溫度達到一百零五度。在這一天因受熱而死的很多——聽說有一個站崗的巡捕死在自己的崗位上，而有許多黃包車夫正在拖着車前走的當兒，忽然撲哧一聲俯倒在地下，就這樣吐了幾口血，斷了氣……

(59)

這時在炎酷的陽光下，在有名的繁華的N馬路上，有一個穿着白粗布的小褂褲，一雙破鞋，而頭上沒有戴帽子的青年工人彳亍着，沒有目的地彳亍着。他茫茫然地

來，又茫茫然地去，擁擠的行人沒有注意到他身上，而他的心目中却也沒有這些行人的印像。這些行人自然有自己的事務，沒有工夫詢問這位青年工人，『你走來走去幹什麼呢？』就作算有人向他這樣地詢問，那他也將回答不出來爲的是什麼。有時立在 S 公司玻璃窗外，看看玻璃窗內陳列的一些珍貴的，奇異的，華麗的貨物，這些貨物他叫不出名字來，也並不知道牠們有什麼用處，怎麼用法，他看看牠們也只是很漠然地，毫不動一點羨慕的心情，或者他也有點意識到，這些大約都是有錢的人們用以開心的東西，對於窮人，對於像他這樣的穿着粗布的工人，是沒有什麼用處的，而且窮人也並沒有許多時間來擺佈這些玩意。玻璃窗內站立着一個美麗的西洋女人，櫻唇是那樣地紅，兩頰是那樣地柔嫩，兩眼是那樣地嫵媚，兩個乳峯是那樣地突起，簡直如活的美人兒一般。他想來想去，『這難道也是賣的麼？』但他總不能決定牠的用處。最後他爲她假設了一種用處：這大約是有錢的人買去做爲白相的東西，也許她能陪着男人睡覺……想至此處，在他的被陽光所晒成的紅而黑的面孔上，顯出一點笑紋來了。

——豬糞！混帳！你沒有眼睛嗎？——我們的這位青年工人正低着頭向前茫然地

行走的當兒，不意與一個穿着紡綢長衫的，蓄着八字鬚的先生，撞了一個滿懷，把他手中的一個包裹也撞落在地下了。這使得這位八字鬚先生大怒，潑口罵將起來，倘若不是撞了之後回身就走的話，那我們的青年工人一定要吃他幾個耳光。我們的青年工人大約知道自己闖了禍事了，所以便回頭就走，任着他罵。可是也就因為這一罵的刺激，他才自覺地想道，『我現在在這街上走來走去幹什麼呢？』他不能給自己一個回答，便決定走回家去。

——猪獠！你娘個造辰呀！壓殺你這個赤佬！——當他走至C路欲過街的當兒，忽然鳴的一聲一輛汽車從他身旁飛過，險些兒就要被汽車撞倒了。他不禁嚇了一跳，同時聽着有人在罵他，他轉臉一看，見是一個印度巡捕走向前來，就像要舉哭喪棒來打他的樣子，不禁又吃了一驚，不明白爲着何事，但他明白紅頭阿三的哭喪棒是沒有理講的，便即刻跑過街那邊去了。

『但是我能夠回家去麼？』汽車與印度巡捕對於他的驚嚇，在別一方面又鼓起他的思想來了。『我回去媽媽不要罵我麼？險些兒阿蓉被我弄死了，我簡直是一個罪』

人！我不能夠回家去……』他於是又徘徊起來了。他現在把自己當成了一個逃犯，以爲做了一件天大的罪過，將永遠沒有面目見爸爸和媽媽的面，更沒有面目見親愛的小妹妹的面。

『回去幹什麼呢？』他又想道，『去看爸爸和媽媽一雙可憐的苦臉？去回家裏閒坐着吃飯？再將小妹妹丟到池裏？回去幹什麼呢？……』他還是一面走一面想着，但他走的路是茫然的，並不是回家的方向。『但是不回家去又怎麼辦呢？我現在向什麼地方去呢？』他有點着急起來了。最後他打定了一個糊塗的主意：『就是這樣地在街上閒走罷！走到晚上再講，讓汽車壓死了也好，免得活着受罪。汽車壓死了之後，爸爸和媽媽還可以得到五十塊錢的撫恤費，至少也可以過兩個月很快活的窮日子。也好，就拿這五十塊錢做爲報答父母養育之恩罷！一條命雖然只換得五十塊錢，但是我現在活着一個錢都得不到呵！……』

他於是打定了這樣的糊塗主意。主意雖然是很可笑的，但是他却以爲這是最好的一條路了，除此而外，他是沒有別的出路的。他一面走一面想着，最後決定要將他心

中所想的實現出來，便胡亂地胡走起來，從街這邊走到街那邊，從街那邊又走向街這邊，很迫切地希望忽地飛來一輛汽車將他撞倒，頂好即時就斷了氣。不知者看着他這種狀態——在街上亂走的情形，一定斷定他是在發神經病，或者是一個已經瘋了的瘋人。一個神經健全的人，絕對不會這樣東倒西歪地亂走。但是在實際上，他這時並不是在發癡，而的確抱着一種目的，雖然這種目的是很糊塗的。幸而他現在所走的一條路是很僻靜的，並沒有什麼很多的汽車來往，因之，他終沒有達到他的目的。也許他的命運註定他不應該死在汽車的底下，也許觀世音菩薩在暗地保佑，因為她受了他母親在家中的禱告，也許……這只有天曉得！

——你不是王阿貴嗎？——他正在低着頭繼續亂走的當兒，忽然聽見有人叫他的名字，便抬起頭來，定一定神，張一張朦朧的雙眼一看，見着自己的面前立着一個工人模樣的三十幾歲的中年人，戴着一頂草帽，穿着一套白粗布的然而很乾淨的小褂袴，不似自己所穿的那般齷齪；這時他的面容雖然是黝黑，然而是很和善很同情的，兩眼射着誠實而有力的光芒，令人發生深刻的感覺。阿貴向他審視了一下，面相似乎

是很熟的，然而一時想不起他的名字來。

——你難道不認識我了嗎？兩個月前我們還在一塊兒辦過事情……

——呵哈！原來是應生叔，一時倒把我糊塗住了。——阿貴現出無限快樂的神

情，笑將起來了。——應生叔，我問你，你現在好嗎？還是在工會裏做事情嗎？

——也無所謂好不好，反正是活着一天就幹一天罷了。——張應生帶着笑，很自然地說道，——現在我還是從前那個樣子，你現在好嗎？你的臉色却比從前黑得多了，是怎麼弄的呢？

——唉！說起來話長！——阿貴將頭低將下來了。

——昨天我聽見一個人說，你已經被廠裏開除了，是不是？

——是的。被張金魁這個混帳東西把我弄得開除了。——阿貴很悽苦地，同時又是很憤恨地回答他。

——唉！這個婊子造的，專門同我們做對，真是可恨極了！你曉得嗎？他差一點也把我害了呢。

張應生說到此時，將眉頭一皺，嘆了一口氣，沉默下來了，霎時間記起了往事：那是一天晚上，張應生正在和平里內一幢房子的前樓上，與四個同志開秘密會議，討論目前工作的大綱。當時各人都是很謹慎的，不敢高聲說話，張應生與一個名叫王得全的，還將手槍放在身邊，防備臨時的變故。忽然聽見樓下有人很急劇地敲門，大家知道有點不對，便決定兩個無槍的同志先翻過天花板逃走，留下張應生與王得全二人觀看動靜。敲門的聲音愈形急劇了，他二人便走下樓來，靜悄悄地走至大門向門縫一看，原來是三個武裝巡捕，其形勢是來捉人的模樣。他二人又向後門縫一看，那裏也有兩個武裝巡捕把守。張應生想道，「壞了！怎麼辦呢？抵禦好，還是逃走好？……」張應生還未決定方策的時候，巡捕已經將大門打開了，王得全即時就拿起槍來，打死了一個首先進來的巡捕。可是王得全自己也受了傷，倒在地下。其他兩個巡捕沒有看見張應生匿在門旁的牆角邊，便走進客堂內搜索，不提防張應生溜至門外，連向他們放了兩槍。張應生放了槍之後，便飛也似的跑了，也不知道那兩個巡捕到底受了傷沒有。事後，有人說，這事情的發生，是由於張金魁到巡捕房的告密……

——應生叔！我現在是無路可走的入了。

阿貴的話打斷了張應生對於過去的回憶。他並沒有聽清阿貴向他說了一句什麼話，便如從夢中醒來也似的，連忙向阿貴問道：

——你現在向什麼地方去呢？

——什麼地方也不去，只是想被汽車撞死。

——笑話！一個人好好地要想被汽車撞死！呵，我問你，你吃過中飯了沒有？

阿貴從早上流浪到現在，從沒想起吃飯的問題，肚子內也不覺得餓。現在忽然聽見張應生問他吃過飯沒有，便很迅速地用手將肚子一摸，即刻就感覺得異常地飢餓，並且是異常地難受。

——我還沒有吃飯。——阿貴很沒有力氣的樣子將頭搖一搖。

——我忙得也沒有吃飯。好，現在到我的家裏去吃飯罷。

……到了張應生的家裏。

這是一間狹小的，牆壁污痕斑斑的亭子樓。擺設是很簡單的：一張番布床，一張

四方的木桌，兩張圓形的小木椅，及一些零碎的東西。這是一個秘密工作者的通常的格式，倘若是門內漢，一望即知道這種屋內住的是哪一種人。尤其是一個由工人出身的秘密的工作者，他的屋內的擺設將格外地簡單。

阿貴大約是因為行走太多，或是由於飢餓，弄得身體太疲弱了，走進了亭子樓之後，便一下輪倒在番布床上，直挺地如死屍也似的。張應生無暇同阿貴說話，便打起汽油爐煮起飯來，不一刻飯便熟了，他即將抽屜內所貯藏着的兩碗菜，一碗是鹹菜，一碗是豆皮炒肉，拿出來擺在桌上。這樣，他便開始向躺在番布床上的阿貴叫道：

——起來，我們吃飯呵。

阿貴真是太疲倦了，這時雖然是肚子內覺着餓，但是不想起來吃飯。經張應生再三的催促，才很吃力地立起身來。

——阿貴，我告訴你，——兩人坐下之後，張應生忽然很鄭重地說道，——這個地方是沒有人知道的，是很秘密的，你千萬別要告訴別個呵！現在是這樣的時代，

我們做的是這樣的事情……

——應生叔，請你放心，我也不是一个小孩子，決不會隨便亂說的。

兩人開始吃飯，沉默下來了。差不多經過一兩分鐘的光景，張應生忽然將筷子放下，就同發覺了什麼也似的，自言自語地笑道：

——好哇！原來我忘記了先吃酒，難怪得我總覺着吃飯沒有什麼味道也似的。

——說至此地，便向阿貴道：——阿貴，你能吃酒麼？不吃？唉！我有一個壞脾氣，就是每頓吃飯之前，總要吃一點酒，若不是這樣，那是吃不下去飯的。阿貴，你說怪不怪？這種脾氣實在是要不得的呵！我總想改，但是到現在還沒有改掉，討厭！……

——應生叔，我餓過火了，現在反而吃不下去飯，你一個人吃罷，我很疲倦，想睡覺。

阿貴未將一碗飯吃完，便把筷子放下，走向番布床上躺下了。張應生也不去干涉他，自己一個人開始吃起酒來。阿貴不一刻的工夫，就沉沉地睡去，毫沒覺察到張應生什麼時候吃完飯，什麼時候出門去。張應生是一個忙人，他並不能像阿貴這樣地在

家內睡覺。下午還有兩個會要開，還有兩個地方要去。他於是吃完飯將門關好，就匆忙地出門去了。

整個的下半天光陰，在阿貴的濃睡中消去。到了七點鐘的辰光，張應生已經將事辦完，回轉家裏，而阿貴還是在睡鄉中，沒有醒來。張應生靜悄悄地將一盞不大明亮的電燈扭着之後，便預備做飯吃，並不去驚動他。等到張應生將飯做好之後，阿貴還是沒有醒來，於是他不得不喊叫他了。

阿貴睜開惺忪的睡眼，向室內的情景一看，又見張應生笑着立在床前，頓時又似乎入了夢境，不知自身現在何處，等到張應生向他說了『你這一覺也睡得太長了呵！起來吃晚飯罷！』之後，才漸漸地明白一切的經過。

——起來，起來吃晚飯罷，——張應生又繼續催促地說道，——這裏有一盆水，你可以先洗洗臉。

——我難道睡了大半天嗎？——阿貴很不相信也似地這樣問道。

——我不回來，——張應生笑起來了。——也不知你要睡到什麼時候呢。好了，

別再發癡罷！快洗臉，洗了臉吃飯。

在吃飯的時候，兩人並沒有多談什麼話，只是默默地各人想各人的心事。張應生所想的並不關於阿貴的事，而是今天他工作的經過：組織失業工人指導委員會，審察反抗工賊委員會的工作……阿貴這時也沒想到張應生身上，而只是打算『我到底做什麼事情呢？進別的工廠做工呢，還是依舊地去讓汽車撞死？……唉！我到底怎麼辦呢？……』

飯吃完了，及一切都收拾洗淨了之後，已經是九點鐘了，這時起了風，亭子樓內的空氣，已不如先前的燥熱。張應生決定阿貴今夜睡在番布床上，而自己將一張竹蓆子鋪開在地板上睡。兩人沒有什麼事做，便都躺下，用扇啪啪地搧着。這時張應生決定問一問阿貴的事情了。阿貴便一五一十地告訴張應生自己被廠裏開除的經過。

——阿貴，你現在到底打算怎麼辦呢？——張應生等阿貴說完了之後，這樣地問他。

——怎麼辦？一點辦法都沒有！我今天白天不是告訴過你了嗎？我預備讓汽車撞

死，我的家中可以得到五十塊錢撫恤費……

——你這才是發癡呢！一個人死的要值得：或是被我們的敵人捉去槍斃，或是同敵人對壘而死，或是……總而言之句話，我們死的要值得，怎麼能讓汽車白白地撞死呢？而況且你也不是沒有事情做，也不是什麼瞎子癩子，你是還可以找到工作的。你被S紗廠開除了，難道說你就不能進入別的紗廠做工嗎？總而言之句話，你是還可以找到事情做的。

——應生叔，你曉得嗎？我現在簡直不想再做什麼工了。不知道因為什麼，我現在總覺得做工的人，連畜生牛馬都不如！我的父親，我的母親，做了一輩子的工，只是吃一輩子的苦，得到了什麼好處！我想，與其活着做工，不如死了還好些，你說可不是嗎？人生終久是要死的……

——阿貴，你這一種說法，簡直是太糊塗了！不錯，現在的工人的確連牛馬都不如，但是你要知道，這不是永久都是這樣的呵！你不是也聽見過許多革命的理論嗎？……你現在為什麼這樣糊塗呢？我們不應當灰心，我們應當幹將下去！就是因為我們

的生活不好，所以我們才要革命，所以我現在才做這種危險的事情，阿貴，尋死只是沒有用處的人的出路呵，我們是不應當這樣做的！

阿貴聽了張應生的話，沉默着不答，停了一忽，張應生又繼續說道：

——我的年紀比你大，所吃的苦大約也比你多罷。我從前也會因為吃苦不過，想投過幾次黃浦江，以為活着沒有意思，不如死了好些。後來漸漸覺悟到這種思想是不應該的，一個人應當走着生路，而不應當向着死路走去。一個人應當爲着自己的生路，去反抗一切壓迫他的東西。阿貴，你明白這個道理嗎？你現在應當明白，你是一個受壓迫的人，你應當想怎麼樣消滅你的敵人，壓迫你的人，而不應當想怎麼樣消滅你自己……

阿貴聽到此處，不禁全身戰動了一下，即時想起昨天螞蟻爭鬥的情形。他霎時覺得好生羞愧，一顆心動了幾動，兩耳火熊熊地燒將起來。用手將臉一摸，摸了一手冷汗。兩眼朦朧中，又似覺有見無數的螞蟻向他擰笑，向他咒罵，這逼得他的身體接連戰動了幾下。全室內霎時間如同變了景色，躺在地板上的張應生這時也似乎變了相

了，好似變成了一個偉大的，尊嚴的巨人，立在茫茫的荒漠上，巨大的手臂指示阿貴所應走的道路……

——阿貴，你明白嗎？——張應生又繼續重複地說道，——你應當想怎麼樣消滅你的敵人，壓迫你的人，而不應當想怎麼樣消滅你自己！

阿貴很費力地將神定了一定。這時他似乎明白了今天白天他在街上胡亂走路的事情，簡直是發癡，簡直是莫明其妙！想到這裏，他不禁又覺得有點好笑了。就如同犯了罪而承認過錯也似的，他輕輕地說道：

——應生叔，你所說的我一切都明白，我並不是一定要去做讓汽車撞死的傻事，不過……

——不過什麼呢？——張應生跟着問他。

——應生叔，我已經下了決心去做一樁事情，不知可能達到目的……

——做一樁什麼事情？

——我已經下了決心把張金魁……

阿貴沒有把話說完，便停住了。張應生聽到張金魁的名字，便坐將起來，很驚異地問道：

——你下了決心把張金魁怎樣呢？

——我想把他……

阿貴又停住不說了。

——你想把他怎樣呢？你說呀！此地又沒有旁人。

——我想把他打死……

阿貴終於這樣很膽怯也似地說了。張應生聽了這話，不即刻說出什麼，便將頭低下，如有所思也似的。停了一忽，他抬起頭來向阿貴很鎮靜地說道：

——本來張金魁這東西是死有餘辜，我們老早就想把他除掉。不把他除掉，他總是要做怪的，因為他的告密，也不知害了多少人，破了多少機關。不過你……

——不過我怎樣？——阿貴這時也坐起來了。在不明的燈光下，也可以看出他的神情是很興奮的。——你以為我辦不到嗎？你以為我不能把他打死嗎？

——不過他是一個力氣有牛大，狡獪又如狐狸的人，你怎麼能將他打死呢？這件事情還是讓別人去做罷，反正你的氣也是可以出的。如果你願意的話，我可以替你找到一件事情做……

——不，應生叔！我不把他打死，那我的氣就出不來！那我就連一個小螞蟻都不如！那我就遭那一個黃螞蟻的恥笑！

——你說什麼？——張應生有點奇怪起來了。——小黃螞蟻？哪一個小黃螞蟻？你怎麼又扯到什麼螞蟻的身上來了呢？

——就是那個小黃螞蟻，那個我應當拜牠做老師的小黃螞蟻……

——阿貴未將話說完，忽一陣很悽慘的哭聲從窗中飛將進來，聽之令人心悸。阿貴將兩耳尖起來繼續審聽這種哭聲，便一瞬間將話停將下來了。沉默了一忽，阿貴如有所感也似的，便向張應生問道：

——應生叔，你聽！你聽見了嗎？這哭聲似乎是很近的，也許就是在隔壁罷？

——我爲什麼沒有聽見？我幾乎天天聽見。這是我們樓下在前客堂住着的一個老

太婆的哭聲。

——這個老太婆爲什麼天天哭呢？

——爲什麼天天哭？兒子被捉去槍斃了，又怎能不哭呢？

張應生始而很平靜的，這時他的話音有點淒然了。不明的電燈光似乎陡然增加了陰淒而灰黃的顏色，全室的空氣也降落了一半的熱度。阿貴聽了張應生的話之後，一時想不出話來說，只是兩眼睜着望着他。室內完全寂靜下來了。經過幾分鐘的光景，阿貴忽然很急促地問道：

——被捉去槍斃了？被誰個捉去槍斃了呢？

——你真是糊塗！當然是被兵警捉去槍斃的！

——呵！應生叔，你聽！似乎就在樓下又有一個女人帶着哭聲說話……

——這個說話的女人是這個老太婆的媳婦。這個女人真是一個再好沒有的女人，她真是好！喫苦，耐勞，又誠實，又勇敢，又明白事理……

張應生說至此地，將芭蕉扇搖了幾搖，隨即貼在精赤的胸脯上，沉默着不再說下

去了。兩眼筆直地向天花板望着，如像在深想着什麼。

——我問你，應生叔，這個老太婆的兒子到底因為什麼被捉去槍斃了呢？他的名字叫什麼？——阿貴這樣地問他，打斷了他的思維。

——那還能因為別的事情嗎？他是一個C書館的印刷工人，平素對於革命是很熱心的。一月前，C書館的工人因為要求加薪，鬧成了罷工的風潮。當局說他是主動人物，是一個反動分子……就這樣地捉去槍斃了！現在殺一個工人還算一回什麼事情？比較一個小雞都容易呵！唉！想起來，真是……

停了一忽，張應生又繼續說道：

——他的名字叫周全福。爲人是極好的，死的時候只有二十九歲。他的老婆，我們叫她做周大嫂，是一個再好沒有的女人！自從周全福死後，這個老太婆，周全福的母親，就是由她賺錢養活。她有一架小洋機，每天替人家織襪子，還勉強可以過日子。老太婆只有一個兒子，而且是一個極孝順的兒子，這個好兒子死了，哪能不晝夜地哭呢？唉！我天天差不多都聽見她的可憐的哭聲。有時我去說幾句話安慰她，

唉！又怎麼能安慰她的那一顆痛苦萬丈深的心呢？她的媳婦本來是很痛苦的，不過因為老太婆這種樣子，她也就不硬着心腸，做着很平靜的樣子。唉！她真是一個好女人！像她這樣好的女人，我真是少見過！

——我想你可以娶她做老婆呵！——阿貴帶笑地說了這麼一句。張應生聽了阿貴的話，似乎有點難爲情起來，便有點帶氣也似地說道：

——別要胡說八道！我現在哪有閒工夫幹這種事情。呵，睡覺罷，時候已經不早了，明天我還有許多事情要做。

張應生立起身來，走到門邊，用手很小心地將門關好之後，便又走到木桌子前，將抽屜打開，取出一隻很小的手槍來。他湊近燈光，看一看手槍的各部分是否有了毛病。等到詳細地研究一番之後，便放在自己的枕邊，即刻也就很筆直地躺下。停了一忽，他向阿貴問道：

——我們將電燈閉起來睡好嗎？

阿貴這時見了手槍之後，起了一種心思，並沒有用話回答他，只向他點點頭，

表示同意。張應生隨又立起身來將電燈閉下，等到閉下之後，便又很平靜地向地板躺下。臨睡覺時，將手槍放在枕邊，這是他的習慣，而且是應當的事情。誰個也不能斷定夜間不發生什麼事情：也許巡捕來捉他，也許有人要來暗算他……總而言之，他應當時時刻刻有正當的防備。而且這一隻小小的手槍與他的生命有很深切的歷史。一方面，倘若不是因為有了這一隻小小的手槍，那他的性命久已沒有了。一方面，這一隻小手槍並不是用錢買來的，而是用性命換來的：這是今年三月間他從敵人——一個奉軍的軍官的手中奪取來的。在他的生命史中，無論他能否看得見他所想的偉大的理想之能否實現，但是這一隻小手槍却是他所得着的勝利品，却是他的一個可寶貴的紀念物。因此，應生在勞苦的秘密的工作中，沒有別的什麼東西能夠安慰他，能夠安慰他的只有這一隻與他相依為命的手槍。

奔波了全日，現在應當是張應生睡覺的時候了。但是一個體力和智力都很健全的工人，生活的格式對於他，只是革命，工作，思想，休息。這裏所說的休息並不是什麼安逸的例外的娛樂，而是一種必要的動作——睡覺。於是張應生不幾分鐘的光景，

便呼呼地入夢了。

阿貴這時在平靜地躺着，但是沒有睡。他或許想如張應生一樣，呼呼地入了夢，可以拋棄一切煩人愁思。但是他無論如何睡不着。他一是因為在白天睡得太足了，二是因為張應生的那一隻小手槍引動了他的思維，他知道這一隻手槍的來歷，也知道張應生是如何地愛護牠。

『如果我開口向他借，』阿貴這樣自問自地想道，『那他是不是答應我呢？……』接着阿貴便決定了：『恐怕他一定是不答應的。而況且他又不贊成我做這一件事情，……那他一定不答應我的。』阿貴想來想去，結果只有失望。但是在別一方面，阿貴是決定了要實現自己的願望，以為不把張金魁打死，那他簡直沒有做人的資格。這種決定在阿貴的心裏，已如泰山的穩定了，任有什麼力量也不能將牠移動。但是有一個問題：用什麼方法將張金魁打死呢？誠如張應生所說，張金魁是一個又有力量又狡獪的人，如公開地去同他撕打，那阿貴是一定要失敗的。因此，阿貴一定要尋到一個妥善的方法，否則斷不能成功的。阿貴起初想來想去，想不出適當的方法，等到他見着了

張應生的手槍，便一時間樂將起來了，以為自己已經得到了可以致張金魁死命的東西。但是忽而想到這隻手槍畢竟是張應生的，而且張應生視如自己的生命一般地寶貴牠，決不會將牠借給阿貴，阿貴便又失望了。

張應生已經是深深地睡着了，對於阿貴在床上翻來覆去的聲音，並沒有一點兒覺到。冷靜的夜月光亮從窗口透將進來，皎潔地照到張應生的頭部，——一隻小小的手槍很分明地在張應生的枕邊躺着。阿貴側着身子只是目不轉睛地注視着躺在張應生枕邊的小手槍，而一副腦筋全盤地用到幻想上去：如果他有了這一隻手槍，他應當怎麼樣才能將張金魁打死……

忽然間又聽着樓下老太婆的哭聲，阿貴的心爲之冷戰了一下。他不禁將他的思維暫時挪到老太婆的身上了：老太婆的命運是這樣地悲慘，她的媳婦是這樣地賢明，做官的人是這樣地殘酷……現在的世界簡直是不成一個世界，該有多少悲慘的事情呵！這樣的世界簡直不如把牠消滅掉還好些！……

『但是我的爸爸和我的媽媽呢？』阿貴忽然將念頭一轉，想到自己的家內。『他

倆在家也不知怎麼樣在想我呵！他倆也真是喫苦的命，唉！他倆簡直是活受罪！已經是這麼大的年紀了，還是辛辛苦苦的！……」阿貴想到此地，心中不禁有點難過起來，不禁深深地嘆了一口長氣。

「倘若我被捉去槍斃了，」阿貴又繼續想道，「也不知他倆將要怎麼辦呵。周全福死了，還有他的賢良的老婆養活他的母親；如果我死了的時候，那我的父母將靠着誰養活呢？……」阿貴暗殺張金魁的決心，至此時不禁動搖了一下。他的爸爸和媽媽的一雙可憐的形像，縈迴於他的腦際，並覺着他倆已經如同在自己的面前站着，表現着可憐的衰老的面容，射着哀求的眼光。阿貴有點茫然了：怎麼辦呢？照着自己的決定去做好呢，還是爲着這兩位可憐的老人的原故，打消自己的念頭好呢？……阿貴躊躇了幾分鐘，最後還是將牙齒一緊，下了最後的決心：「我也問不了這許多！世界上的人多着呢，反正我也問不了這許多！阿貴！你照着原來的決定做去罷！」

「但是我用什麼東西去把張金魁打死呢？」阿貴現在所爲難的就是在這一問題的身上。這時在月光照着下的張應生的面容，似乎在那裏輕輕地微笑，阿貴忽然注意

到這個，便暗暗懷疑起來：『難道他沒有睡着麼？難道他已猜透了我的心思，在那裏暗暗地笑我麼？』阿貴遂將頭輕輕地抬起來，仔細地向張應生的面孔審視一番，見着他仍然是睡熟的樣兒，這才放了心。枕邊的一隻小手槍還是在靜靜地躺着，阿貴又將目光注到牠的身上。忽然他的腦海裏起了一層波紋，發生了一種新的思想：『我不可不將牠偷到手裏呢？……用了之後我還是可以還他的。向他公開地借，那他一定是不肯的，不如我來實行偷的辦法。能不能將張金魁打死，那就全靠這一隻手槍了。應生叔，請你原諒我罷！我是沒有別的法子想呵。』想到此地，阿貴便輕輕地離開了床，走到張應生的身邊。不知怎的，他這時的一顆心忽然枯里枯通地跳起來了。他即時覺悟到是在做賊，而做賊是一件很不正當的行爲。他彎了幾下腰，試幾試伸手去拿那一隻手槍，但是總沒有勇氣把牠拿到手裏。忽然張應生翻了一身，口中又咕嚕了一句什麼也似的，這可是把阿貴幾幾乎嚇倒了。他的一顆心越發跳得利害，似乎已經做了一樁大的罪過，現在要受刑的樣子。始而他以為張應生已經覺察到了，後來見着張應生翻了身之後沒有動靜，才知道張應生還在夢中，這才略略放了一點心。他又試伸

了幾下手，已經挨着了手槍的身子，但總是縮將回來，沒有把牠拿到手裏的勇氣。

『喂！我連偷一隻手槍都不敢偷，還能去把張金魁打死嗎？好無用的東西！』他這樣地將自己責罵了一番之後，便戰兢兢地把手槍拿起來了。他不敢即時就拿起脚步走開張應生的身邊，默等了一二分鐘之後，決定張應生毫沒有一點兒覺察，才輕輕地走至門邊，用手很小心地將門開了，生怕弄出了一點兒聲音。從前他不知做賊是怎樣地做法，現在他却很本能地得到了做賊的方法。他輕輕地移動脚步，慢慢地走下樓梯；走兩步之後，他總要停一下聽聽動靜，不敢一下子就走出後門。最後，他是很平安地走出後門了。

一輪明月高懸在天空，全城沐浴在銀白色的光海裏。居民都在夢裏，週遭是異常地寂靜。這時伴着阿貴的只有斜長的他自己的影子，一隻冰冷的手槍。『怎麼辦呢？現在至遲不過是半夜罷，我將到什麼地方去呢！不過手槍總算是已經到手了。……』在月光底下，阿貴將手槍仔細地審視了一番，又用手舉了幾舉，練習射擊的架式。他不禁滿意地向着明月微笑了一笑。這時涼爽的晶瑩的明月，也似乎了解了阿貴的快樂

幽得意，便也就回答了阿貴一個圓滿的微笑。

四

他們的靈魂永遠埋在很臭很臭的糞堆裏。

阿貴爲明媚的月光所迷戀住了。兩眼只是不轉睛地向着月輪望着，似乎那裏有什麼動人而奇異的東西，有什麼美妙而不可測的祕密。深夜的涼風，消散了一切煩燥的暑氣，一陣一陣地吹到人的身上，就如輕軟的拂塵的擺動，覺得異常地清快。阿貴利那間覺着渺茫地離開了噪雜的人境，而進入了虛幻的仙鄉。手槍雖然還是在阿貴的右手持着，然而他這時已忘却了一切，不復想到他所應當做的事情了。

阿貴癡呆地繼續向月輪望着。忽然他聽見了他的背後的屋內有什麼聲音，先是咳嗽的聲音，接着就似乎有人走着樓梯響……這使得阿貴恢復了原來的意識。差不多已經被他忘却的在他手中的手槍，這時似乎很劇烈地在他手中跳動起來，幾幾乎落在地

下。『張應生起來了！他一定是爲着手槍，……我還不跑，還在這兒發癡呢！渾蛋！……』想到這裏，便提起腦來就跑，不敢稍回頭看一下，似乎即刻張應生就要把他追到的樣子。跑出衙堂口的當兒，阿貴如老鼠一般，很膽怯地，畏縮地，向四外一看，街上並沒有人行走，才沿着街的左邊跑去。跑了幾分鐘之後，阿貴停一停步，轉過頭來看後邊並無人追趕，一顆跳動的心才略爲平靜一點，可是他已累得滿身都是汗了。

他用左手袖拭臉上的汗液，右手還是緊緊地將手槍握着。這時他覺得，對於他什麼都可以，但是這一隻手槍不可丟去，因爲牠已經成爲他的生命了。倘若沒有牠，那阿貴將不能報仇，將不能除去張金魁，將不能免去小螞蟻的恥笑……如此，他將沒有做人的資格了。阿貴現在很想做人，做一個很勇敢，很忠實，很有價值的人，但是怎麼樣做法呢？阿貴想，要做人，起碼要將張金魁打死，爲工友們除一個大害。不然的話，那阿貴就沒有做人的資格，就連一個小螞蟻都不如。一個人連一個小螞蟻都不如，那還活着幹什麼呢！不如死去還好些！……不，阿貴現在沒有尋死的念頭了。

他要活着，要做人，所以他很寶貴這一隻手槍，就如張應生寶貴牠一樣。有了牠，阿貴才可以達到自己的目的，才可以實現自己的幻想。……

阿貴低着頭，一邊走，一邊想着。這時明媚的月光，清快的涼風，以及街上的夜景，什麼都不在他的腦海中了。充滿他腦海中的，這時只有『怎麼樣進行……』的計劃。他也想到他不應該將張應生的手槍偷來了，——他很知道這一隻手槍與張應生的關係，並且很知道張應生是一個很重要的人，他應當有自衛的武器；而他，阿貴，不過是一個很普通的工人，實不應當對於張應生做出這種事情來。但是阿貴轉而一想，又將自己的罪過寬恕了：『我現在偷他的手槍，並不是去做壞事情呵！我一者要爲自己報仇，二者也爲工友們除害，這並不是去做壞事情呵！等到事情成功之後，我再把手槍還給張應生就是了。他一定是可以原諒我的。而且如果我將張金魁打死了，這對於他也是很有益處的。……』

阿貴還是低着頭走着，對於他所走的街上的景物毫不注意。

——喂！要坐車罷？

阿貴抬頭一看，見是一個赤膊的黃包車夫，懶洋洋地拖着一輛黃包車，立在他的面前問他。在夜影的朦朧中，阿貴見着這個黃包車夫是一臉的苦相，黑瘦得可怕，同時他的神情是很哀求的模樣。阿貴覺着他是非常地可憐。在此清涼的深夜，正是人們安息的時候，而他却拖着車如幽魂也似的在街上往來。唉！世間該有多少不平的事情！……阿貴正欲向黃包車夫說話的當兒，忽然黃包車夫覺察出阿貴手中的手槍來，便拉着車子回身就跑，這使得阿貴嚇了一跳。阿貴莫明其妙，不禁口中咕嚕了兩句：

——這倒是一回什麼事呢？這真是活見鬼！

這時在牆角邊一個印度巡捕正在倚着牆壁在那裏打盹的當兒，忽然聽見有人說話及黃包車夫拖着黃包車跑路的聲音，便驚醒了，走到阿貴的身邊來。阿貴只顧看着黃包車夫在前面跑，却沒覺察到他身邊走來了一個高大的，如夜神一般的印度巡捕。

——你在此地啥事體呀？娘個造辰，夜裏相不睏覺……

阿貴回臉一看，幾幾乎驚嚇得喊叫起來，但即時便鎮定住了。他只當這個印度巡捕已經知道他是什麼人，特地是來捉他的；一時間想逃跑，但即時想起自己還有一隻

手槍在手裏，不必害怕。印度巡捕還未將話說完，阿貴便舉起手槍對準他的胸部，做着一種威逼的姿勢。印度巡捕見着阿貴舉起手槍來，嚇得倒退了幾步，兩隻大眼放着白光；接着他便將兩手叉開地舉起，表示他不預備反抗，並向阿貴哀求地說道：

——好朋友！阿拉同僚沒仇氣，是罷？好朋友，交關交關好的好朋友！阿拉同僚沒啥仇氣，是罷？

阿貴見着印度巡捕這種情形，覺得非常地可笑，而一秒鐘以前的恐怖的心情完全消逝了。『看着是這樣大的塊頭，有點怕人，哪知道其實是一個草包呵！……』阿貴想到此地，幾乎要笑出聲來了。

——好朋友！交關交關好的好朋友……

阿貴想道，與印度巡捕對立着持久總不是好事，還是以逃跑爲妙，便一面仍舊舉着手槍，威逼着印度巡捕不敢移動，一面一步一步地退至轉角的地方，轉身就跑。這時他也不知道印度巡捕是否在後面追趕，但他却拚命地往前跑，一步也不敢怠慢。他似乎遙遠地聞着警笛，似乎這警笛的聲音就從那個印度巡捕的地方所發出來的，於是

他未免有點慌張，覺着情形有點不利。但是因爲已經跑得很遠了，印度巡捕絕對不會追趕上來的，於是他覺得又可以放心了。他跑得滿身是汗，只是喘氣，最後他不得不停住了。已經跑到了什麼地方，在夜裏，阿貴辨別不出來。這一條街道似乎是很僻靜的，阿貴沒看出有一個行走的人影。他找一塊靠着牆的石門汀砌成的階沿坐下，覺着非常地疲倦。兩眼只是想合起來，雖然用力阻止，但結果是無效。阿貴入於半睡不睡的狀態中了。忽然他如夢初醒也似的，驚嚇得一顆心只是勃勃地跳；他覺得他是太疎忽了。『如何能拿着一隻手槍在街上睡覺呢？如果被人家看出來了，那時將怎麼辦？若手槍被人偷去或是奪去，那豈不是什麼事情都完了嗎？……』阿貴想到此地，不禁責備自己做事太荒唐了，幾幾乎誤了正事。他用手又將手槍全身摸了一摸，覺着牠還是依然無恙，不禁又很滿意。但是兩隻眼皮只是不聽阿貴腦筋的命令，拚命地要合攏起來，這真是討厭的事情。將手槍放在衣內罷，可是阿貴穿的是一套短衫褲，實沒有地方可以把手槍藏起來，而不使人看見。用一張紙把手槍包起來罷，但是在夜裏到什麼地方去找紙呢？……阿貴想來想去，想不出一個妥善的辦法。『把小褂子脫下來

罷，將手槍放在小褂子內包好，豈不是很妥當麼？」這一種思想最後把阿貴的困難解除了。他將手槍用小褂子包好之後，便放在腹部與大腿的中間，並用袴帶繫好，使牠不致於被人偷去。這樣，阿貴可以安然地護着自己的眼皮合攏了。小褂子脫下之後，阿貴的上身完全是赤露着，幸而是在暑天的夜裏，不感覺什麼寒冷。可是也就因此，阿貴的赤露的身體，不免要大受蚊蟲的侵害了。阿貴始而還用兩隻手驅逐蚊蟲，可是因爲睡神的催促，也就慢慢地，昏昏地，走入夢鄉了。

阿貴走到一處不知名的所在。周圍是起伏的山丘，滿山丘都蕃植着美麗的，鮮豔的花木。山丘的脚下，平鋪着一望如鏡的湖水，湖水上飄浮着許多幽雅的小舟，小舟上坐着快樂的男女。樹林深處，顯現着高聳的樓閣，似乎那裏住着的是隔絕了塵世的仙人。阿貴徘徊在綠湖的岸邊，恍惚不知何來，更不知何去。一陣一陣的薰風吹得阿貴神清氣爽，彷彿如升上了天。

『這到底是什麼地方呢？』阿貴一面瞻眺，一面想道，『我從沒有來過這個地方。這恐怕是仙境罷？這恐怕就是所說的天國罷？這個地方真好！就是在此地能住一

天也是好的！世界上也有這樣好的地方，我真是料不到呢！從前也聽說過什麼仙鄉，什麼天國，但總是不相信實有其事，不料現在我却身臨其境了。』阿貴不禁微笑着而快樂起來了。目前的奇異的景物，清爽而芳香的空氣，從樹林中飛揚出來的鳥語，小舟上的幽婉而愉快的歌聲……這一切使得阿貴忘却了自己，忘却了人世。

『莫非我也成了仙了麼？……』阿貴正這樣在沉思的當兒，忽聽見一個很熟的聲音在喊他：

——阿貴！阿貴！到這邊來呵！

接着又聽見一個女人的聲音：

——快過來罷，我們在等你呢。

阿貴不禁有點奇怪起來了。這裏是仙鄉，這裏是天國，怎麼會有人認得阿貴呢？……阿貴滿腹地狐疑起來，很有點畏怯也似的，慢慢地將臉轉過左邊來，搜索喊他的人的所在；他不敢遽行答應。離阿貴站立着的地方，有百步之遙，靠着山坡脚下的一條長的靠椅上，坐着一男一女，這時正向阿貴招手呢。阿貴始而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

以爲是看得花了，但是詳細地審視一下，覺着第一眼並沒有看錯。

「這却奇怪了！他倆爲什麼在這兒呢？他倆不是已經死了嗎？……我難道說遇着鬼了不成？……」阿貴一邊想，一邊將兩足慢慢地移動，走向這兩個人的地方。等到只有幾步距離的時候，阿貴還是不敢開口，生怕認錯了人。

——啊哈！阿貴，你也來了嗎？——那個年輕的男人先立起身來，這樣地歡迎阿貴說，——久違了呀！你還記得我嗎？啊？

阿貴這時也連忙快走幾步，走向那人的面前，將他的兩手握著，很歡欣地說道：
——原來全發哥你在這裏呵！你近來好嗎？我真掛念你呢！

——阿貴！你還認得我嗎？——那個女子依舊坐着，這樣微笑地問阿貴。阿貴連忙將李全發的手放開，走向女子的面前說道：

——沈先生！我怎麼不認得你呢？我是永遠忘記不了你的，你曉得嗎？唉！沈先生！你知道我是怎樣地記念着你呵！……

阿貴說到此地，不知怎的，覺着臉上有點發燒了。他將頭低下，輕輕地，如同胆

怯也似的，繼續向沈玉芳問道：

——沈先生是同全發哥一塊兒到這裏來的嗎？來了很久了嗎？

沈玉芳點一點頭，笑着說道：

——是的，我是同全發一塊兒來的。你曉得嗎？我同全發已經結婚了……

阿貴覺着臉上的火更燒得利害了。一顆心只是跳動着，似乎又有點發痛；這時阿貴才明白自己是在愛沈玉芳，並且愛情是很深的；現在她說她已經與全發結婚了，這實在給他一個很大的打擊。雖然阿貴承認沈先生與李全發是很相配，是很好的一對伴侶，但是阿貴是在愛她呵！……阿貴無論如何不能不起一點醋意。他抬起頭來向李全發發瞭了幾眼，似乎嫉妬他的幸福，但即時又覺得這是不應當的事情。

——阿貴！你應當替我們道喜呵！——李全發很得意地說。

——是的，我應當向你們道喜。——阿貴說這話時，帶着一點哭聲，現出異常可憐的樣子。但他轉而一想，以為自己這種態度是不對的，便強做鎮定的樣子，向他倆笑着說道：

——你倆真是有福氣呵！

——這也是由心血換來的呵！——李全發將阿貴拉到與自己並排坐下說道，——你知道這裏是什麼地方嗎？

阿貴搖一搖頭，表示不知道。李全發繼續說道：

——這裏是革命黨人的天國。凡是在人世上，爲着窮人，爲着大多數人爭自由，爲着反抗統治階級的壓迫，而被犧牲了的一些革命黨人，都到這裏來，都住在這裏。阿貴你明白了嗎？你看這裏好不好？山是山，水是水，花是花，鳥是鳥，該多麼美麗呵！這裏是很平等自由的，什麼壓迫都沒有。你看，那些小舟上的唱歌的男男女女，他們生前都是很英勇的革命黨人呢。這裏只有很英勇的，很忠實的革命黨人才能來，其他的人是不能夠的。

李全發環視了一下，停一兩分鐘後，又繼續面對着阿貴說道：

——阿貴，你曉得嗎？只有像我們這一類的人，才配入這美麗的天國。我們的靈魂是純潔的。我們只知道民衆的利益，爲着正義奮鬥，什麼犧牲，艱難，危險都不

怕。阿貴，你說可不是嗎？

阿貴點一點頭。這時坐在阿貴左邊的沈玉芳忽然笑道：

——全發！你真不害羞，在這裏表功勞呢。你會做出多少有益於人類的事來？

阿貴轉過臉來，看見沈玉芳向李全發說話的神情，是異常地溫柔，親密，宛然他倆是一對很和愛的夫婦。這又不禁引動了阿貴的嫉妬和羨慕，但阿貴即時又把這種情緒按下去了。他恐怕他們覺察出來他這時的心境，便連忙接着向沈玉芳說道：

——沈先生！全發哥所說的話是真的呢。只有像你們這一類的人才能進入天國，尤其是沈先生你……

阿貴笑着不說了。沈玉芳似乎沒聽見阿貴的話，這時她的目光注視着湖水的波紋，大約在想什麼。阿貴又轉過臉來望一望李全發。李全發帶着滿臉的笑容，很有趣地望着那對面山丘間的亭閣。三人都沉默下來了。阿貴趁着這沉默的機會，仔細地將他倆瞟視了一番，見着他倆還是原來的模樣：沈玉芳穿着女學生的裝束，白的上衣，青的裙子，顯現得是異常地素雅；她的面孔依舊是很清瘦，然而在清瘦中，顯現出有

一種很壯健的神氣；笑迷迷的兩眼依舊是從前那般和藹而可愛。李全發的裝束還是工人的模樣，這時穿着一身很潔白的小褂袴，面容依舊是從前那樣白皙中帶着微微的紫黑；他的兩隻大眼炯炯有光，顯現出他是一個很精明強幹的青年。

『他倆難道說成了仙不成嗎？』忽然阿貴腦中起了一層波紋，很狐疑地這樣想道，『此地真個是天國嗎？我爲什麼也來到此地呢？我難道說也成了仙不成嗎？難道說我已經離開人世了？奇怪得很！……』

——阿貴，你在想什麼呢？——李全發忽然將阿貴的右肩拍了一下，這樣地問阿貴一句；阿貴受了一驚，不禁忘却了適才的疑思。他問李全發許多話，但一時想不出，只得兩眼帶着疑問的神氣向李全發注視着。李全發笑着繼續說道：

——你看，這天國裏真個是與人世不同罷。我們雖然爲着勞苦的羣衆而犧牲了性命，但是我們的純潔的靈魂，却能夠享受這天國的幸福……

阿貴不等李全發的話說完，便插着問道：

——那些做惡的人呢？他們生前做威做福，壓迫窮人無所不至，難道說死後都到

地獄裏去嗎？地獄又在哪裏呢？

——做惡的人自然都到地獄裏去呵！他們的靈魂永遠是不會解放的，永遠埋在很臭很臭的糞堆裏。你曉得嗎？地獄在我們腳底下的一層，我們永遠立在他們的上邊。

——算了罷，全發！——沈玉芳態度很嚴肅地插着說道，——這些話有什麼多說頭呢。我們的責任是在將人類完全改變好，將人世也造成天國一樣。阿貴，你說可不是嗎？我們現在在天國裏享福，這並不算什麼很光榮的事情，因為人世間還同地獄一樣呵！阿貴！你回去努力罷！努力罷！這裏不是你所應當留的地方。你忘掉你的責任了嗎？張金魁還在那裏繼續害人呢！你的父母在吃苦，你的工友們在受壓迫，你難道都忘掉了嗎？去罷！去為我們復仇，去為被壓迫的人們復仇，去為你自己復仇，趕快去罷！……

沈玉芳正在立起身來的當兒，阿貴忽然聽見一聲巨大的吼聲，接着就吹來了一陣狂風，不禁驚嚇了一跳。轉眼間，沈玉芳、李全發都消逝了影子；那起伏的山丘，平靜的湖水，美麗的花木……都不知飛到什麼地方去了。阿貴定一定神，將兩眼用手揉

一揉，詳細地審視一下，原來自己坐在沿階上，一輛汽車經過他的面前，去向還不甚遠。天色已黎明了，街上已有了稀疏的來往的行人。對過的店家正在那裏下門，走出來了一個頭髮蓬鬆，衣服不整的女人。阿貴慢慢地才明白，原來適才從夢中醒來。夢中的景象還是縈迴於腦際，回憶起來覺着非常地愉快，阿貴願意長此地回憶下去。沈玉芳的微笑，花木的香氣，山水的清幽，……呵，頂好是長此地回憶下去！忽然阿貴的一顆心戰動起來，恐慌得異常，如同遇着了什麼可怕的，危險的事情。他幾幾乎要叫出聲音來：『我的，我的手槍呢？』等到用手摸一摸小褂子，這才放了心，如得了救星也似的。

在他面前經過的行人，有的很驚奇地瞟看他，有的很平常地把他當做乞丐，不注意地瞟他一眼，也就無事地走了。最後走來了一個十三四歲模樣的赤着上身的小孩子，在微笑着審視了他幾眼之後，很輕視地說道：

——癩三！你還沒睏好嗎？巡捕來了，謹防吃生活。

阿貴想站起來給這個小孩子幾個耳光，教訓教訓他不該認錯了人，但是不知爲着

何故，僅僅地帶着恨看了小孩子幾眼，便低下頭來不去理他。小孩子見着這種神情，也就不則聲地走開了。

『天已經亮了，我到什麼地方去呢？』阿貴很不願意地這樣想道，『老坐在此地，終久不是事情，我應當去找張金魁去……』阿貴想着便立起身來了。他很小心地又復將小褂子捲一捲拿在手裏，生怕露出什麼痕跡來。他開始挪動脚步，但究竟應向哪一個方向走去，連他自己都不曉得。大約走了幾十步的光景，已經到了小菜場的跟前，這時賣菜的鄉下人已經上市了。小菜場內漸漸地起了噪雜的聲音。在阿貴的前面一個鄉下人挑着一担黃瓜走向小菜場去，阿貴見着了竹籃內的黃瓜，不禁覺得肚餓而且口渴，想順手拿一條吃一吃。但阿貴終於不敢嘗試。等到用手向腰間摸一摸之後，他更爲失望了，身邊連一個銅板都沒有！黃瓜有巨大的吸引力，阿貴的兩眼只向竹籃內釘視着，口中幾幾乎淌下了涎液。賣黃瓜的人覺着有人在他後邊跟着，回頭一望，見着阿貴的一副餓鬼的形像，便停住脚步，向阿貴開口罵道：

——瘟二！你跟着我做啥事體呀？哼！謹防吃生活！

阿貴也停住了脚步，將兩隻眼向賣黃瓜的人翻了幾翻，但終於沒說出什麼。賣黃瓜的人罵了之後，又繼續着走自己的路；阿貴很癡呆而又憤恨地目送了他幾步，想趕上前去將他的擔子踢翻，並且痛快地打他一頓，但想了一想，也就把念頭打消了。『如果我能得到一條黃瓜吃一吃呵！……』阿貴越在黃瓜身上着想，越覺得肚餓口渴，從口中要淌出來涎液。這時對於阿貴，一條不值錢的黃瓜，簡直比什麼人參燕窩還寶貴。『唉！……』最後阿貴嘆了一口長氣，轉過身來，向右邊的一條街道走去。

街上的聲音逐漸鼎沸起來：汽車聲，馬車聲，行人的說話聲……混合成了一片轟轟的煩雜的音樂。在街上來往無數的行人中，阿貴是一分子，但別人是因為有事，——也許是上工，也許是買東西，也許是……但是阿貴就如遊魂也似的，清早就在街上行走，到底是因為什麼呢？阿貴自己沒想到這些，更沒有心思顧及到別人的閒事。這時所擾亂他的，就是一個問題：肚子餓了和口渴了的問題。阿貴很想不再想關於黃瓜的事情了，但是黃瓜的魔力在引誘他：黃瓜！黃瓜！黃瓜呵！……阿貴低着頭，一邊走，一邊總是想着黃瓜，那又可以充飢，又可以止渴的黃瓜。已經走到什麼地方

來了，現在在哪一條街上行走，阿貴都不會注意。忽然一陣什麼香氣，冲到阿貴的鼻孔來；阿貴停住脚步，向四外望一望，原來他走到一家燒餅店的門口了。一個老頭子和一個小孩子正在爐上烤那又香又酥的油餅，這不禁給了阿貴一個很大的刺激。燒餅店的樓上就是茶館，阿貴隱隱地聽見飲茶人的談話和茶杯的響聲。小孩子等油餅烤好了之後，便拿了一盤，送到樓上去了。阿貴知道，這是送給樓上飲茶人做點心吃的。在這裏可以解決肚子餓了和口渴了的問題，阿貴不妨也走上樓去。但是阿貴身邊連一個銅板都沒有，有的只是一隻手槍，但手槍在這裏當不得錢用，而且不能被別人看見。於是阿貴只得遠遠地望着那又香又酥的油餅，而僅聞聞牠們的撲鼻的香氣而已。

忽然有人將阿貴的右肩用手拍了一下，將阿貴嚇了一跳。接着一個很熟的，同時又是一個很可討厭的面孔，在阿貴的面前呈現着了。這是一個形似工人模樣的，三十幾歲的中年人，身上穿着一套山東綢的小褂袴；大而不正的口中露出幾粒金牙齒，兩眼射着狡獪而邪鄙的光，一望而知道是一個心術不良的小人。阿貴剎那間不知所語，只將兩眼向這人愕着。這人還是將右手放在阿貴的左肩上，故意做着很親密的樣子，

笑道：

——阿貴，你在這裏嗎？我正要找你呢。

阿貴沒有回答他，接着他又說道：

——聽說你被廠裏開除了，我心裏真掛念得很呢。我有很重要的話同你講，不料在這兒遇着你了。好極了！我們上樓喝一杯茶罷。

阿貴一言不發，形似木偶一般，隨着這人上樓；心中却狐疑不定：這人與阿貴從沒發生過關係，同時阿貴知道他是一個很危險的壞人，現在忽然莫明其妙地向阿貴表示好感，這到底是一回什麼事呢？葫蘆裏到底賣的是什麼藥？他有什麼話要與阿貴講？在阿貴身上起了什麼念頭？……但是阿貴雖然滿腦子裏起伏着疑惑的波浪，同時却又很高興：上樓吃茶，這意思就是說阿貴現在可以解決自己所不能解決的問題了。

上了樓之後，檢了一個臨街的位置坐下。這人很闊綽地將茶房喊到面前，吩咐吃什麼茶，要多少油餅，倘若另外有什麼點心也可以拿來。阿貴見着他那種神情，很覺得討厭，但是因為要解決自己肚子的問題，也只得等着看他的下文。阿貴很知道他的

歷史：他曾在S紗廠當過工頭，後來工頭不做了，變成了一個官廳的包探；現在他是一個官立的紗廠工會的委員……在最短的時間，阿貴不能將他的惡跡一一地回憶起來，因為他的惡跡太多了。他雖然與阿貴沒發生過直接的關係，但他是阿貴所最恨的人中之一。如果今天不是阿貴餓了，渴了，那阿貴一定是要拒絕與他同一張桌子坐着。

阿貴還是繼續沉默着，與他同桌子的人似乎一時也找不出什麼話來說。等到茶房將茶和點心都拿來了的時候，這個爲阿貴所討厭的人，才殷勤地向阿貴笑道：

——吃呵，阿貴！別要客氣呵！我們都不是外人……

當阿貴伸手拿油餅的時候，忽然覺着有點羞辱，臉孔不禁紅將起來。這對於阿貴的確是意外的事情：他，一個爲阿貴所討厭的人，一個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壞蛋，現在居然向阿貴施恩惠，請阿貴吃東西，而阿貴也就靦顏地不加拒絕！這簡直是羞辱，羞辱，羞辱呵！……阿貴一剎那間覺着實在太羞辱了！但因為肚子太餓了，阿貴終於拿起一塊油餅向口裏送去。

——阿貴！——這個爲阿貴所討厭的人一邊吃茶，一邊繼續向阿貴說道，——我聽說你被廠裏開除了，我心裏真不安呢！不料他們也把你開除了，這真是不應當的事情。昨天我見着了張金魁，還把他罵了一頓，阿貴，你曉得嗎？

——威才……威才先生！——阿貴不知怎樣稱呼他爲好，躊躇了一忽，才說出了先生兩個字來。——承你的好意，我謝謝你。

——阿貴！別要說客氣話罷！我們都不是外人，說什麼謝不謝呢？真的，我聽說你被開除了，心裏實在有點氣。昨天我向張金魁說，阿貴是一個很忠厚的孩子，就是有什麼不對的地方，也應當原諒一點才是，怎麼就把他開除了呢？他說，只要我李威才擔保，那他張金魁還是可以把你王阿貴收回廠裏去的。我說，我自然是可以擔保你的。阿貴，你願再進廠裏去嗎？

阿貴沒有做聲。李威才不顧及阿貴臉上的表情，還是繼續很得意地說道：

——阿貴，你或者不知道我李威才是什麼樣子的人。不瞞你說，我的良心是再好沒有的了。只要我能幫助人家的時候，我都盡力幫助。我看你是一個很忠厚的人，所

以我硬要張金魁把你重新收回廠裏去。

李威才說到此地停住了，兩眼望着阿貴，似乎等待阿貴表示對於他的感激，但是阿貴^也着頭吃茶，在形式上很冷淡地對於李威才所說的一切，在內裏却暗暗地想道：「我再進廠與不再進廠與他李威才有什麼關係呢？他這樣地幫助我，到底懷着一種什麼意思？他說他的良心很好，我的乖乖，他的良心真好！他只當作我不知道他是什麼人呢！……」李威才雖然沒有得着阿貴表示感激的回答，但他以為阿貴是一定很感激他的。被廠裏開除了，這是怎樣大的災禍！李威才能將阿貴重新轉到廠裏去，這對於阿貴是何等大的恩惠！阿貴不但要感激他，而且要永遠地懷念着他而不忘！……本着這種意思，李威才並沒覺察到阿貴對於他起了什麼疑慮和輕視。吃了一個油餅，吞了幾口茶之後，他轉入了教訓的態度，繼續向阿貴說道：

——不過阿貴你的年紀很輕，年青人做事總有些錯誤。你這一次被廠裏開除了，固然是張金魁的糊塗所幹出來的，可是你也有些不對的地方。譬如你同他們組織什麼工會哪，說一些資本案不好的話……老弟，莫怪我說你，這實在是是不對的事情。我知

道你很喜歡革命。今年春天你同李全發幾幾乎天天在一道兒。向工人宣傳什麼增加工資，減少時間，反對資本家……那時我想勸勸你，可是怕你不相信，所以我也就沒做聲。好，到後來革命革得好，李全發把頭都革掉了，你說這倒何苦來！我老實向你說一句，什麼革命不革命，這都是瞎鬧，千萬別要上他們的當！老弟！我們千萬別要做豬頭三！革命把頭革掉了，那才不上算呢。我們活着不好，要去把頭送掉幹嗎呢？什麼革命革命，老實向你說，只有豬頭三去做這種傻瓜的事情。你看看，李全發因為革命把頭送掉了，這倒何苦來呢？啊？唉！因為什麼革命革命的，也不知死了多少豬頭三！

——威才先生！——阿貴忽然抬起頭來。向李威才問道：——你現在不也是天天在喊革命嗎？

——哈哈！——李威才笑起來了。他的金牙齒在阿貴的眼中放光，這更增加了阿貴厭惡的心情。——阿貴！你真太老實了！你難道不懂得現在我們口中所喊的革命嗎？哈哈！我們的革命是很安全的，越革越有好處，越有錢用，不像李全發的革命把

李全發的頭都革掉了。革命也有許多種類呢。如果你王阿貴跟着我一道兒革命，那我保管你永遠不會被廠裏開除，而且弄得好，也可以得到一個小官做做，多弄幾個錢用。老弟！你曉得嗎？人一輩子頂要緊的，是快活快活；能夠弄錢的時候，就多弄幾個錢快活一下，旁的什麼都是狗屁！現在是我們弄錢的時候了，只要能弄得錢，管他媽的什麼革命不革命。我現在也天天喊着革命，可是我們的革命是官的，不但沒有危險，而且可以升官發財，這種革命，阿貴你說，何樂而不爲呢？

阿貴聽了這一片話，又見着李盛才那種得意的神情，不覺異常地憤恨，想打李盛才幾個耳光，教訓他一番，但轉而一想，又覺得不值得。李盛才仍然沒有覺察出阿貴的意思，還是繼續說道：

——阿貴！現在是我們快活的時候了。一個人在世上應當放聰明些，別要太拘板了。李全發何嘗不是一個好人呢？可惜他走錯了路，結果弄得糟糕之至。阿貴！請你聽我的話是不錯的。你的年紀很輕，還不知道世道是什麼味呢。我勸你把一切什麼革命的思想都拋掉，別要走錯了路。我李盛才雖然不是什麼出色的人物，可是阿貴你

看，我現在是很恰意的：現在熱天到了，穿的是綢子做的小褂袴；工會的委員做做，身邊的大龍洋是不缺少的……你看可不好嗎？有的是門路，只要人會找罷了。阿貴！如果你願意的話，我是一定要幫你忙的，那什麼進廠不進廠，還是一件小事。我可以使你有錢用，有好衣服穿，而且可以不受人家的氣。阿貴！我說的是老實話，並不同你開玩笑。我看你是一個很忠厚的人，不忍你走錯了路。要是外人，我能夠對你說這些話嗎？……

——有的是門路，——李威才越說越表示出一種得意的神情，而不注意到阿貴對於他所說的抱着什麼態度。——只要人會找，阿貴，你懂得嗎？你現在是很倒霉的，我知道；不過這並不要緊，只要你聽我的話，那即時就可以得到很好的事情做，包管你不愁錢用。你的家裏是很窮的，你不但應當多掙一點錢圖自己快活，而且應當多掙一點錢養家。你看你的兩位老人家是多麼可憐！你應當孝順父母呵！……不過你應當明白：那什麼鼓吹罷工，組織工會，要求增加工資，反對資本家，一些傻瓜的事情，不但不能使你得到好處，而且有性命的危險，那李全發是一個例子，其他被捉去槍斃

的也不知有多少。老實告訴你，這簡直不是門路。門路是有的，只要你聽我的話。我實在看你是一個很忠厚的孩子，所以很想幫助你。阿貴，你願意我幫助你麼？啊？

——你說了半天，——阿貴硬忍着火氣，勉強這樣地說道，——我簡直不明白是一回什麼事。你說你要幫助我，你到底怎麼樣幫助我呢？

——怎麼樣幫助你？我說出來你就明白了。——李威才將頭伸至阿貴的面前，恐怕別人聽見也似的，輕輕地說道：——我們工會裏現在要找一個人當暗探，專門探聽工人開會等等的的事情，薪水是很大的，一個月差不多有三十元的樣子。弄的好，多破幾回案子，還有另外的賞錢。這個差事真是再好沒有了。阿貴，你願意幹嗎？只要我說一句話，這個差事是不會讓別人得去的。我看你是一個很可靠的人，所以我很希望你幹，幫你一點忙。阿貴，你說你願意幹嗎？機會是不可失的呵！……

阿貴覺着自己心中的憤火在熊熊地燃燒着，無論如何是要爆裂的了。他已經將拿着茶杯的右手縮到桌子底下，預備使力地給他一拳。但恰巧在這個當兒，茶房走來泡茶，並詢問還要添點心麼？……阿貴的決心被茶房所阻止了。李威才料定阿貴一定是

不會拒絕的。三十元一月的薪水，而且另外還有賞錢，而且事情並不困難。較之在工廠內做工，也不知要相差多少倍！阿貴沒有工作了，阿貴是一個很窮很窮的小子。忽然來了這麼一個好差事！阿貴應當感激而泣才是！阿貴應當向李盛才，這個天大的恩人，三叩首！在說了這一片話之後，李盛才也就等待着這個。但是阿貴却具着別一種心理：不但不覺着感激，而且覺着一種莫可言喻的侮辱。這真是爲聰明的李盛才所不能料到的了。

——阿貴，——李盛才沉吟了一忽，說道：——你與張應生認識嗎？

——我與他是認識的，你問他幹什麼？

——你知道他住在什麼地方嗎？

——不知道。——阿貴即時在李盛才的眼光中，明白了他問張應生的意思，不禁替張應生危險。『這小子又在打張應生的念頭了！……』阿貴一邊想，一邊又輕輕地，就同聲音有點顫動也似地，重複了一句：

——我不知道他住在什麼地方。

李盛才很審問地看了阿貴幾眼，接着便又伸着頭向阿貴輕輕地說道：

——阿貴！你要說實在話呵！如果你真知道他住在什麼地方，你就應當告訴我的！如果你告訴我，我即時就可以拿二十塊洋錢給你做報酬。好機會是不可以失去的！我一定要盡力地提拔你。阿貴，一個人不能太拘板了！當有錢的時候就要拿錢，不必問到別的事情。況且張應生又不是你的好朋友，何必爲着他隱瞞呢？阿貴，你要曉得，你即刻就可以拿到二十塊大洋呵！……

忽然啪啪的兩聲，阿貴照着李盛才的面孔重重地擊了兩掌。李盛才只顧說話，未提防到這個，霎時間被阿貴擊得昏麻而糊塗了。阿貴掌擊了李盛才之後，即時拿起自己的小褂子很迅速地走下樓去，並沒會顧及到茶客們對於他的這種行動是如何地驚異。……

阿貴走了幾十步，忽然在擁擠的人衆中立住了脚步。他很失望地自對自地說道：

——我爲什麼不把他打死呢？唉！我忘記了！張應生的手槍在我的手裏，他想害

張應生，我頂好用張應生的手槍將他打死！唉！我真是糊塗！……他比張金魁還要壞

呵！張金魁不過是害了我的身體，並沒會傷及我的良心；而他却想用金錢來把我的良心買去。他不但自己做惡，而且要誘惑別人同他一道做惡，真是罪該萬死的東西！

五

從前不敢殺雞，現在居然殺了人！

當阿貴越走近張金魁的住所，他的心越是跳得利害。一方面，他是很歡欣的：他，一個被人侮辱了的年輕的工人，現在居然能有復仇的機會，居然能向人們面前表示，他王阿貴並不是一個卑怯的弱者，不但不是一個弱者，而且將為一切被侮辱了的人們的表率。倘若他能將張金魁打死了，那他不但為自己復了仇，而且為沈玉芳和李全發復了仇，而且為一切窮苦的人們除了一個大害，而且這件事情也將要使張應生愉快，張應生將要寬恕他偷手槍的罪過，或者將要對於阿貴的勇敢，發生敬佩的心情。……阿貴簡直是一個英雄！阿貴簡直是一切人們的表率！一個很普通的阿貴，現

在將要做出一樁驚人的，非常的事情！這實在是阿貴足以引以為自豪的了。但是在別一方面，阿貴却又異常地恐懼：倘若不能將張金魁打死，或者自己反被張金魁打死了，或者事情不得成功，而自己反被捉入了巡捕房去，那倒怎麼辦呢？那豈不是要笑死人嗎？那豈不是更給了張金魁一個侮辱的把柄？……阿貴最怕的是這一層！爲着要免去這一層的危險，阿貴決定用盡平生的力量，加倍的小心，以期達到自己的目的。

最使阿貴心跳的，那恐怕是阿貴的第三種的心情：阿貴從來沒殺過人，這是破題兒第一遭！殺人是何等重大的事情！阿貴從前不但沒會殺過人，而且也從沒會想過他將來要有殺人的行動；也許曾經想過關於殺人的事情，但是這不過是一瞬間的事，阿貴不願想，而且怕想。阿貴是一個性情很溫和的人，他自料不是一個殺人的樣子。對於他，殺一個小雞都是不可能的事情，何況是殺人？但是阿貴現在是走着去殺人了！這不是幻想而是行動，這表明阿貴即刻就要殺人，即刻就要實現那爲他從前所沒想到而又怕想到的事。阿貴走近張金魁的住所，那一種神祕的，危險的，可怕的，非常的事情就來臨得越快。同時，阿貴的一顆心也就爲之越跳得急劇了。殺人？殺人是何

種非常的行爲！但是阿貴即刻就要殺人了！……阿貴一方面自以爲是非常地勇敢，但一方面却又制止不住跳動如擂鼓一般的一顆心，使牠略爲減少一點跳動的速度。

已經是張金魁的門口了。這是義和里第二弄的第四家，阿貴雖然沒有抬頭審視門牌的號數，但是阿貴知道很清楚，這是張金魁的住所，不會有什麼錯誤。阿貴走到張金魁門口的當兒，向弄內的景象看了一看，弄口擺着一個賣銀鮑的擔子，賣銀鮑的人正在那裏敲着竹板喊着。幾個男女小孩在第六家的門口跳着繩索，嘻嘻哈哈地遊戲；對過的一家的後門，這時倚着一個年約二十幾歲的女人，出神地向他們望着。阿貴的出現，絲毫沒有驚動他們，他們如毫未覺察着也似的。

已經到了門口了，怎麼辦呢？敲開門進去罷？也許張金魁這時坐在客堂裏，也許睡着還未起來，也許摟着小老婆說笑……既然來了預備打死敵人，既然到了敵人的門口，不進去還有何說！阿貴知道自己不應當再有什麼躊躇，時機到了，還待何時？但是一顆討厭的跳動的心愈加跳得利害，似乎要衝出胸膛的樣子。阿貴三番五次地想舉起手來敲門，但手就同被誰個捆着了也似的，總是舉不起來。阿貴覺得有點奇怪了：

爲什麼現在一點兒勇氣都沒有了呢？已經預備好了的勇氣，難道都飛跑了不成嗎？怪事！怪事！……

「也許我的手槍放不響呢。」忽然飛來了一種思想，將阿貴嚇退了一步。「放不響，豈不是糟了嗎？我又沒試過，我怎麼知道牠能不能放響呢？我應當先試試看！……」阿貴如得了救也似的，很欣幸自己現在能夠忽然想到這一層，否則，說不定要誤事。忽然阿貴聽見門內有人說話，他沒有來得及辨明這是誰個的聲音，便很迅速地走開了。這時賣餛飩的依舊敲着竹板，小孩子們依舊玩着，那個倚着後門的女子依舊望着他們。但是在這幾分鐘的時間內，阿貴的腦筋起了無數層的變化的波紋。

「我以前爲什麼沒想到這一層呢？險些兒誤了事！……」阿貴走出弄堂口的當兒，這樣很慶幸地想着。他很記得吳阿興的事情，吳阿興就是因爲手槍放不響，把自己的命送掉了。吳阿興是張應生的朋友，一天大家決定他去暗殺奸細劉大胖子，他也就很欣然地領了使命。在路中他遇見了劉大胖子，如豬羶一般在街上慢慢地行走。吳阿興高興的了不得，機會到了！機會到了！他尾隨劉大胖子至丁路轉角的當兒，便趕

上幾步，舉起手槍就對劉大胖子背心放去，可是一扣也不響，兩扣也不響……巡捕到了，將他很平安地捉去。你看，這豈不是冤枉嗎？這真是活活的冤枉！吳阿興被槍斃的時候，阿貴還爲他洒了幾點眼淚。阿貴很清楚地記得這件不幸的事情。但是誰個又能斷定阿貴不再蹈吳阿興的覆轍呢？菩薩保佑，阿貴現在想到這一層了，阿貴決不會做可憐的，冤枉的吳阿興第二！

阿貴決定走向郊外僻靜的，無人的地方，去試一試手槍到底能放響不能放響。若能放響，那是再好沒有的事了，那簡直是沈玉芳和李全發在天之靈！若手槍的機器壞了，那時也只得再想別的方法。難道說就沒有方法結果張金魁一條小狗命麼？張金魁應當被阿貴打死，因此阿貴也就應當找得出打死張金魁的方法！

阿貴走到了一個曠場。在曠場上聚集了很多的男女，圍看北方人的把戲。叮噹啞鑿的鑼鼓聲，引誘阿貴也止了步。一種好奇心，也許是一種小孩子式的好奇心，將阿貴引進了人叢，看看玩的到底是什麼把戲。阿貴平素最喜歡看把戲，看那種神奇奧妙不可猜測的把戲：明明是一個箱子，把兩個小孩子放進去，再翻過來看，便什麼東西

都沒有了。明明罈口子沒有小孩子頭大，而小孩子能夠鑽進去。明明是一個空壺，而能忽然傾出水來或酒來……這豈不是怪事麼？這豈不是神奇奧妙不可猜測的事麼？阿貴曾經爲這些怪事困憊了腦筋，總是想不出這裏的底蘊來。今天無意中他又遇着玩把戲的了。他知道他有重大的任務，不應當在此把戲場中勾留，但是想總是這般想，而他的兩條腿却自然而然地在人叢中停下了，不受他理性的調度。

眼前是很驚人的一幕：場中放一張木桌，木桌上放一個木製的八角圓圈，圓圈上環插着密密地刀尖向內的鋒利的小刀，中間形成一個圓圈，約略有一個人身圓徑的大小。這時只見一個人赤着胸臍，如燕子一般，飛也似地穿過圓圈，沒有受着一點兒微傷。阿貴不覺暗暗地驚奇。他想到，稍微不當心一點，那這個穿刀的人豈不是要死在小刀尖上嗎？……真是好本事！

阿貴抬頭向週圍的現象一看，覺着對面站立着的一個穿着白夏布大衫的，身量很大的人，只將目光射到阿貴的身上，似乎對於阿貴非常地注意。阿貴有點奇怪了：『爲什麼他對我這樣目不轉睛地望着？難道說他認得我嗎？奇怪！……』阿貴重新將

那人審視一下，好像面貌又有點認識。經過一兩分鐘的沉思，阿貴記憶起來了，「原來是他！原來是李盛才的朋友！聽說他現在充當秘密稽查……」阿貴覺到有即刻離開把戲場的必要，便從人叢中走將出來。那人見阿貴走開了，便也就尾隨而來。阿貴走了十幾步之後，回頭看看，見着那人尾隨着自己來了，便覺悟得事情有點不妙。也許阿貴與李盛才的事情，他已經曉得了，或者他現在正在偵探阿貴的行蹤，想對阿貴有什麼不利……阿貴始而想跑，但即刻便覺到這是無益的事情。距離非常地近，而且倘若那人將警笛一吹，則阿貴無論如何是難於逃脫。「怎麼辦呢？事情是完了！呵哈！就是這樣辦罷！……」忽然情急智生，阿貴找到了出路！阿貴在幾秒中大大地聰明起來了！阿貴現在要玩一玩手段了！

阿貴將脚步停住了，以待那人的到來。阿貴將驚慌的神情隱藏起來，很鎮定似地表現出從容不迫的和藹的笑色。那人走到阿貴的跟前了，一雙賊眼很逼緊地向阿貴的身子上下閃射着。

——你先生，我似覺有點認得。——阿貴迎將上來，這樣帶着笑地說。

貴。

。

——是的，我也認得你呢，——這位偵探很冷淡地，同時又是很諷刺地回答阿

——不過我忘記了你先生貴姓。你是李威才的朋友，可不是嗎？

——你忘記了我姓什麼，我却沒有忘記了你姓什麼，不錯，李威才是我的朋友，一點鐘以前我還見着他呢。阿貴，你真英雄呀！你居然能打李威才，你的膽量倒不小呀！

——他已經告訴了你嗎？——阿貴很自然地笑道：——我恐怕他向你說的是假話呵！我怎麼敢打他呢？他現在是工會的委員，誰個敢不尊敬他！我王阿貴是一個什麼人，如何敢打他呢？不過他太自大了。你先生知道他說了一些什麼話嗎？

——他說了一些什麼話？

——說了恐怕你先生也要發怒呢。他說，他李威才提拔了很多的人，提拔了這個，又提拔了那個，似乎也說到你先生的身上。他說，他現在是工會中的大好佬，誰個都要聽他的命令，他要同誰個的老婆和妹妹姐姐睡覺，那他就睡覺，誰個也不敢說

一個不字……你說這不是太吹牛了嗎？太抹煞一切了嗎？在工會中辦事的人多着呢，你先生恐怕也是一個罷，他李盛才哪能這樣瞧不起人呢？我素來看不起他，老實對你先生說！我與其佩服他，不如佩服你先生呢！我看他不如你……

這位偵探有點笑色了。阿貴見着這種情形，知道他已上了自己的鉤，便更佯做誠懇的樣子，繼續說道：

——他答應我找這事做，找那事做，我看都不過是吹牛，沒有一句可靠的話。若是你先生答應替我找事，那我一定相信你，但是他李盛才，哼，只有鬼相信他！如果你先生要我做什麼事情，那我一定去做，連一個不字都不說。可是李盛才想教我做一點事，那我任餓死都不幹！他太不像人了！

——這樣說來，我却錯怪你了，你原來是一個好人。——偵探完全改變從前的態度，很滿意地向阿貴微笑着說道：——真的，李盛才也太吹牛了。他沒有我劉福奎，還有今日嗎？他說他提拔這個，提拔那個，其實他是我劉福奎提拔的呵！他不但感謝我，而且在旁人面前吹牛，這真是豈有此理呢！

——是的呵！這真是豈有此理呢！我不曉得，他原來是劉先生你提拔的……

——可不是嗎！沒有我劉福奎，哪還有他李感才呢！等我見他面的時候，我一定要罵他一頓！

——劉先生！這倒不必呢。朋友的感情要緊，可不是嗎？現在我們且說一說正經的事情。劉先生，我問你，李感才同你說起張應生的事情嗎？說過？我並不是張應生的什麼好朋友，張應生的死活，對於我也沒有什麼相干。老實說一句，他幹那種什麼不法的事情，我很是反對的。我所以不告訴李感才，張應生住在什麼地方，那是因為我討厭李感才的原故。現在倘若劉先生你要知道的話，那我可引你去……

——呵！那真是好極了！阿貴！有賞呢！我們費九牛二虎之力，總是找不到他住在什麼地方，現在你帶我去，那是好極了！你至少可以得到二十塊錢的賞錢！

——賞錢不賞錢，我倒不在乎，——阿貴冷笑一下，很平靜地說道：——不過請你別要告訴人這是我說的。

——這個自然！這個自然！請你就帶我去罷！

——不過現在他們在開會。我可以先帶你到他們開會的地方去。劉先生，他們這些人真聰明呢！他們現在不在屋內開會了，一大些人在屋子內，總是有危險的。現在他們到曠野無人的地方開會。S園的後邊，那裏就是他們常常開會的地方。現在你願意去偷偷地看看嗎？我們可以裝着走路的人……

——好極了！我們就走罷！

他們開始向S園進行，並排地走着談着。這時阿貴的一顆心是很平靜的，而且能很機敏地找出許多話與劉福奎說，說得劉福奎毫不相疑，信以為真。阿貴覺得這對於他自己，簡直是很意外的事情：阿貴素來不是一個會說話的人，現在爲什麼能有這些話說？他這時心中的打算是怎麼樣想出來的？……阿貴不禁覺得有點奇怪了，就好像他現在已經變了別一個人，不是先前的阿貴了。這是因爲什麼呢？阿貴忽然變成了一個很聰明的人，真是怪事！

已經走到田禾的中間了，四外絕少人影。野外的曠闊，田中禾色的青蔥，南風的溫和，這一切使疲倦的阿貴快暢得許多，不禁一時地爲野景所引誘住了。阿貴這時有

一種特殊的感覺，似乎領略到自然界的祕密，倘若他會做詩，那他將吟出來很美麗的詩句。但他是一個普通的，沒受過教育的工人，就是有詩意也表現不出來。他只會說出一個字來：好！好！

阿貴幾幾乎把他的同路者忘掉了。爲什麼他要把這個偵探引到曠野來？他將怎麼樣對付這個偵探？……一瞬間他幾幾乎都忘掉了。他這時只感覺得自然界的美麗。過慣工廠生活的阿貴，很少與空曠的自然界接觸過，現在偶一接觸，他便感覺得那說不出來的，令人神往的神祕。

——阿貴！如果我們能破壞他們的機關，能把張應生捉住，那我們一定要得到很多的賞錢呢。你的工也可以不做了。

阿貴對於自然界的領會，一瞬間被劉福奎的話所妨阻了。他即時便想起來了自身的任務。他原來今天到曠野來，並不是爲着來領略自然界的美麗呵！……他聽了劉福奎的話，不禁暗暗覺得好笑。破壞機關……把張應生捉住……賞錢……我的乖乖！今天阿貴請你去領賞罷！

——這些事情都要靠劉先生你了。我阿貴不過來幫幫你的忙罷了。

劉福奎聽了阿貴的話，一雙賊眼快活得要合攏起來了。

——阿貴！你真是一個好孩子呵！

阿貴回他一笑。

——劉先生你前走罷，我要小便。

阿貴小便後，順手將地上的一塊拳大的石頭拿起來，——劉福奎只顧前走，毫無覺察到這個。阿貴趕上幾步，對準劉福奎的頭部拚命地擲去，不巧只中了劉福奎的右耳。劉福奎回過頭來，即刻用手向腰間摸索手槍，口中狠狠地罵道：

——你這小王八羔子，你敢算計你老子嗎！

劉福奎已經將手槍拿出來了。阿貴見勢不對，不禁有點慌張起來：怎麼辦呢？跑嗎？來不及了！……阿貴情急起來，也只得連忙將捲在小褂子內的手槍拿將出來。這時阿貴並沒來得及想到這隻手槍能否放得響，便舉起來向着劉福奎就放。只聽嘯的一聲，劉福奎已經應聲而倒了。阿貴的手槍恰擊中了劉福奎的胸部……

阿貴打死人了，但是阿貴不能即刻就相信真正地把劉福奎打死了。難道說他王阿貴，一個未滿二十歲的孩子，從前連一個小鷄都沒殺過，現在居然能這樣容易地打死了一個人？阿貴實在有點不相信自己！轉瞬間不過經過了一場幻影似的，阿貴並沒有感覺到真的發生了什麼危險的事實。但是劉福奎却真的死了！……過了一兩分鐘之後，阿貴慢慢地，不十分堅決地，走到劉福奎的屍身前，過細地審視了一番，見着劉福奎真死了：面色變成了慘白，白夏布長衫的胸部呈現着殷紅的血跡，四肢連動都不一動。劉福奎真是死了！……

「爲什麼他的手槍放不響呢？」等到見着躺在地下的劉福奎右手裏的手槍，阿貴不禁有點奇怪起來了。於是躬起腰來將手槍拿起一看，原來是一隻空手槍，內裏沒有裝着子彈。阿貴不禁長長地吐了一口長氣，心中暗自慶幸：這大約是沈玉芳和李全發在天之靈罷。他大約今天應該死在阿貴的手裏。

阿貴殺死人了！阿貴這時的一顆心應當很劇烈地跳動。殺人是何等非常恐怖的事情！但是阿貴很平靜的，絲毫不感覺得有什麼恐怖，宛如做了一件很平常的事情。這

是何等地奇怪呵，連阿貴自己也不明白這個道理。阿貴大約還記得：那是今年的清明節，阿貴的爸爸和媽媽費了幾番的討論，決定將家中所養的一隻鷄殺了過節。這對於阿貴的一家，簡直是一個很大的紀念日！殺鷄過節，這是從前所沒有的事，但是今年却開了一個創例！尤其阿貴的小妹妹，因為這件事情，只喜歡得跳將起來。阿貴當然也是很喜歡的。

——阿貴！你把鷄殺了罷。

阿貴的母親命令阿貴執行殺鷄的任務，阿貴的一顆心不禁跳動起來，但又不好意思拒絕。阿貴已是快到二十歲的人了，難道連一隻鷄都不敢殺麼？那末，他有什麼用處？他應當活活地羞死呵！……結果，阿貴是做殺鷄的預備了：左手拿着待死的，極力掙扎的鷄，右手拿着菜刀，預備就放在鷄頸子上面去。但是奇怪，菜刀只是不聽阿貴的命令，幾幾乎在阿貴的右手中要搖落下來。阿貴試幾試，但終於沒有下手。他的一顆心是樣跳得利害！……

——媽！我不敢殺，請你來殺罷！

阿貴最後這樣很難爲情地向他母親說了。這是過去不久的事情。一個連鷄都不敢殺的人，現在爲什麼居然能殺人？爲什麼殺死了人之後，一顆心毫不感覺得一點恐懼呢？奇怪！這個道理連阿貴自己也不明白！

阿貴如木偶一般，立在死屍的旁邊，注視那慘白的面孔，殷紅的血跡；似乎若有所思，但思想的波紋並不清晰。一隻空手槍從他的右手重新落到劉福奎的身邊。

『我應當跑呵！我殺死了人……』阿貴忽然明白了他做了的事的意義。於是他跑了。跑了幾十步之後，向週圍望了一望，見無來往的行人，便一時地又停住了步。『我應當摸一摸他的身邊，看有沒有什麼東西。』這種思想又引得阿貴回頭走到原地。在劉福奎的腰間的荷包裏，阿貴摸出了五元的兩張鈔票，三塊現洋，及一些零碎的銀角和銅元……

阿貴快活起來了。阿貴現在有錢用了。這對於阿貴是意外的賞金，——這不是由於他報告了張應生的地址，而是由於他，王阿貴，打死了張應生的敵人。這幾個錢是小事，而由這幾個錢身上表現出來阿貴對於張應生的功績來，這確是很大的事。阿

貴想起張應生來了：他，張應生，也許現在在家裏吃中飯，也許在那裏開會，也許正坐在椅子上低着頭想自己失去的手槍……但他會料到阿貴用他的手槍，爲他打死了他的敵人麼？大約是料不到。阿貴想到此地，不禁很得意地，很矜持地微笑了。

田野間的空氣是異常地新鮮。炎熱的日光爲雲所掩蓋住了，所以天氣覺着更爲風涼。阿貴覺着，頂好能在這田野間的草地上睡一長覺，但是阿貴還有別的使命，阿貴還沒達到最重要的目的，阿貴不可在此過於勾留。而且他應該遠遠地離開殺死劉福奎的地方，免得發生什麼不幸。而且他現在肚子也很餓了，要回到街上去買東西吃。今天早上始而受了賣黃瓜的人的一場辱罵，後來又很羞辱地吃了李威才所買的油餅。想起來那真是羞辱！但是阿貴現在有錢了，阿貴現在不但可以買黃瓜吃，不但可以買油餅吃，而且可以進菜館內吃一點較好的東西。阿貴從沒進過大菜館內吃過東西，今天阿貴是可以試一試的了。

當阿貴走到G街的時候，已經是下午兩點鐘了。阿貴聽着自己肚子內的響聲，急於要尋一家飯館。最後阿貴尋着了：一家大的菜館在街的左邊，牠的招牌是『京蘇

大菜，漢筵歐席』；與牠斜對面的，是一家很別脚的小飯館，牠的一副小招牌上寫着什麼字，已經腐黑得看不清楚了。問題來了：進大菜館呢，還是進小飯館呢？……阿貴躊躇了一忽，覺得自己的樣子，不像大菜館的顧客，免得進去被茶房趕將出來。而且他，王阿貴，從來沒進過大菜館，不知道那裏是什麼規矩；也許那裏的菜名子與普通兩樣，也許那裏是另外的吃法，也許……他媽的，鬼曉得！阿貴有打死劉福奎的勇氣，現在却沒有走進大菜館的勇氣。

『窮人還是吃窮人的飯罷，』阿貴最後走入小飯館了。阿貴坐下後，要了幾碟小菜，並要了一小壺花彫，——這確是一件小新聞！阿貴素來是不吃酒的，今天居然也吃起酒來！這莫非是他要為自己慶祝勝利麼？

阿貴一面吃酒，一面想着今天下半年所應當做的事情。手槍既然是可以放響了，那末就可以大胆地對付張金魁了。阿貴現在有了經驗，決不會再胆怯了，決不會再不敢敲扣張金魁的大門。吃晚飯的時候，張金魁一定回到家裏，就在那時下手罷。哼！張金魁！惡貫滿盈的張金魁！今天你要過你最後一天的生活了！……阿貴想至此地，

好生得意起來，不禁痛飲了一杯。阿貴的臉孔不禁有點紅了，充滿了勝利的笑容。

『但是到吃晚飯的辰光，還有幾點鐘呵，在這幾點鐘之內，我將幹些什麼呢？』

阿貴忽然想起來了這個問題，不知怎麼樣消磨這幾點鐘的光陰爲是。最後，他決定走向大世界去。在那裏他可以很快地度過這幾點鐘很討厭的光陰。而且他很久沒有到過大世界了，現在也不知那裏又添了些什麼新花樣。阿貴最喜歡看的，是那京戲場中的狸貓換太子，那雜耍台上的令人發笑的雙簧。『好！今天趁這個機會去逛一逛罷！』

阿貴吃了飯之後，便走向大世界來了。

他先走入京戲場，可惜今天所演的不是狸貓換太子，而是什麼紅蝴蝶，阿貴未免有點失望。但是阿貴終於坐下了。阿貴想暫時拋開一切的想念，而專注力台上的演戲，但是阿貴無論如何不能夠。一忽兒他覺得他前面坐着的一個人有點像張金魁；一忽兒他覺得隔壁的女人的臉上的粉搽得太厚了；一忽兒他覺得他的媽媽在家裏爲着想他而哭泣……腦海裏無論如何清除不了這些討厭的印象！因此，阿貴雖然兩眼向戲台上望着，但他聽不着演唱的聲音，更不能辨明那戲中的情節。阿貴有點不耐煩再看一下

去了，便走出了京戲場，無目的地在院內逛來逛去。

阿貴只等天黑，只希望電燈快亮！阿貴覺得時間故意同他爲難也似的，他需要牠走快些，但牠總慢慢地折磨人！總慢慢地如胖子走路也似的，討厭！

……天黑了。在大世界的院內，已能看出那沖入雲霄的英美烟公司的電燈閃灼的廣告：紅錫包幾個字的底下，那露天的大鐘計時針已經走到六點了。已經是時候了，阿貴應快快地去辦自己的事情。遊逛大世界的人都是閒人，而阿貴却負有很重要的使命，却有一件驚人的事情要待他去完成。

阿貴於是走出大世界，而向W路走去，那裏住着張金魁，那裏是阿貴報仇的目的地。

又到了張金魁的門口了。阿貴的一顆心不禁又有點跳動起來。阿貴的兩耳尖起來，靜聽一聽屋內的動靜：客堂內有碗筷的聲音！接着便聽出張金魁的說話。他們原來正在吃晚飯，這正是動手的時機。阿貴應當即刻敲門，敲門進去……阿貴來幹什麼呢？

經過幾次的嘗試，阿貴終於把門敲了。

——是誰個呀？——一個女人的聲音。

阿貴應當怎麼回答呢？答應『我是王阿貴』？不妥！不妥！那時阿貴將進不了門去，而且恐怕張金魁聽了『王阿貴』三個字，即刻便有了相當的防備。

——是我呵！請開一下門，我有話說。——阿貴這樣含混地回答着說。一個女人將門開了，阿貴便走入了客堂。在方桌上橫頭坐着的，正在拿着碗吃飯的張金魁，見着走進來的是王阿貴，不禁兩眼瞪了一瞪，顯現出是異常地驚異。他將飯碗放下了。

——阿貴，你到我家裏來幹什麼呢？

——我來同你談一談。——阿貴冷笑着說了一句。

——你有什麼事情要說？是不是李威才叫你來的？

阿貴點一點頭。張金魁的神情有點平靜些了。他又繼續說道：

——我對於你王阿貴，並沒有什麼惡感，只要你此後不跟着他們胡鬧，我是還可以把你收回廠裏來的。阿貴，你是不是再想進廠裏來呢？

——我來並不是爲着什麼進廠不進廠，我來是爲着要結果你的狗命……

——什麼呀？

——什麼？我要結果你的狗命！

阿貴說着說着將捲在小褂內的手槍拿出來了。這時桌的週圍坐着的有兩個女人，一個不相識的男人，他們見着阿貴舉起手槍來，都嚇得跪將下來了。張金魁的胆量總算是大的，雖然有點驚慌，但還能向阿貴低聲下氣地說道：

——阿貴！這又何必呢？我與你並沒有什麼很深的仇恨……

——沒有什麼很深的仇恨？你這個狗娘養的，你該害死了多少人！沈玉芳和李全發與你有什麼很深的仇恨，你爲什麼一定要害死他們呢？你這個狗東西，哪一個工友不恨你！今天我可要代他們同你算賬了！

啪的一聲，張金魁倒在地下了。這時兩個女人嚇得哭將起來。那個不相識的男人爬到桌底下，連動都不敢動一動。滿室中充滿了烟霧和彈藥的氣味……

阿貴見目的已達，便開門就走。這時弄內的景象還是依然地平靜，大約居民還未

來得及覺察到發生了什麼事情。阿貴安然地走出弄口了。走出了弄口一二十步之後，忽然聽見警笛聲，忽然遙遙地聽見弄內喧嚷起來了……阿貴明白事情已經發作了，他應迅速地逃跑爲是。這時弄口湧出了許多人衆，阿貴只聽得他們亂雜地叫道：

——巡捕呵！巡捕呵！

——殺死了人呵！

——兇手跑到什麼地方去了呀？啊？

——快追！快追！

——……

阿貴聽到了「快追！快追！……」的叫聲，便即刻覺得他們向自己的身後追來，

不禁加緊了脚步，慌忙地轉了一個路角。因爲跑得太用力了，將一個站街的中國巡捕撞倒了；這個巡捕始而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情，繼而他看見阿貴手持着手槍在前面跑，便即刻吹起警笛，可是他坐在地上，並不起身來追阿貴。阿貴不敢稍爲回頭一下，似乎聽見後面追來了的樣子，越加拚命地跑得快起來。也許並沒有人來追他，也

許他聽見了後面的馬車聲，電車聲，或者是人力車夫的喘氣聲……就疑惑是有很多的人來追他了。在跑的過程中，他會與幾個行人相撞，被撞的行人當然要憤怒地罵他，但他却不顧到這些，只是想保全自己的性命……

最後他跑到一所荒僻的空場，在這裏沒有電燈的閃耀，只有幾個很稀疎的來往的人影。空場上堆積了幾堆磚瓦木板，大約是預備在此地建築房屋的。阿貴找一個黑影比較濃厚的地方坐下，爲着使人看不出他的形像。渾身跑得大汗淋漓，手槍的身上幾乎爲汗水所濕透了。找不出別的東西拭汗，阿貴將小褂當做手巾。阿貴跑得太疲乏了，阿貴應當好好地休息一下。菩薩保佑！阿貴總算是逃脫了！阿貴總算是沒有被一般巡捕豬獃追上！……涼風一陣一陣地吹到疲乏的身上，更覺得異常地舒適。阿貴在慶幸與舒適的感覺裏，想好好地躺在木板上盡量地睡一覺。是的，現在是阿貴休息的時候了！阿貴的目的已經達到，阿貴已經不再對那一隻黃螞蟻抱愧了！阿貴還有什麼可想的呢？阿貴應當休息了！……

在兩天以前，他，王阿貴，還是一個柔順的孩子，還是一個被人欺侮的工人，不

但別人沒有想得到他會有異常的驚人的行爲，就是他自己，也沒會夢到會有今日的事。在一天之內他殺死了兩個人，而且這兩個人在社會上的地位，比他高得多少倍，這難道說不是可驚的事情嗎？以一個不到二十歲的孩子，而居然做了殺人的兇手！這實是非同小可呵！……阿貴自己想來，也未免有點奇怪！從前不敢殺雞，現在居然殺了人，這其中的祕密，連阿貴自己也想不透。現在的阿貴不是兩日前的阿貴了。阿貴自己覺得兩日前的阿貴已經死去了，永遠地死去了。

阿貴又是何等地滿意，何等地高傲！兩日前，張金魁在阿貴的面前是那般地威風凜凜，聲勢赫赫；是那般地把阿貴不放在眼裏，是那般地欺侮阿貴，而且打碎了阿貴賴以維持生活的飯碗。兩日前，據阿貴所知道的，張金魁是工人中的霸主，張金魁是得意的驕子……但是今天？今天張金魁却死在阿貴的手裏！張金魁會害死了沈玉芳和李全發，或者還害死了許多其他的人，但是阿貴今天却能爲這些人們復了仇！阿貴不但像其他工人一樣，忍受張金魁的欺侮，而且打死了他的仇人。這是何等地足以自豪！……阿貴想到這裏，不禁很愉快地微笑了。

阿貴還記得：那是上禮拜的事。張金魁在工廠的院內，辱罵一個年約四十幾歲的織布間的工人：

——你是活豬羅！做事不當心！……機器弄壞了！……你做的生活很別腳！……請你滾蛋，娘個造辰！……

這個被辱罵的工人，低着頭，很柔順地不敢露出一點反抗的神情。他是那樣地可憐，那樣地卑怯！他結果是被開除了。後來阿貴也就毫無聽出一點他預備報復張金魁的消息。

想到當時的情況，阿貴現在似乎有點明白了：一個人怎麼就同豬一般受人辱罵呢？這怎麼能忍受下來呢？難道說他沒有靈魂？難道說他生來就是賤骨頭？只有豬才能無辜地受人宰割，平白地受人辱罵！而人？人應當有點反抗的精神呵！沒有反抗精神的人，那不是人，那是豬呵！……

『如果每一個被欺侮的人，都能像我王阿貴一樣，那世界將變成了一個什麼樣子呢？』阿貴忽然給了自己這麼樣一個問題。阿貴仰着面孔，看一看天上的繁星，很深

沉地思索了一忽。思索的結果，他決定了：那時的世界將變成了一個很平等的世界，因為誰個也不敢欺侮誰了。現在的世界弄得這樣地不平等，這完全是因為被欺侮了的人不敢反抗的原故。如果都像我王阿貴一樣，那世界上的什麼張金魁，什麼劉福奎，什麼……一切做惡的人哪能存在呢？

阿貴又給了自己第二個問題：『殺人到底是不是應當的事情呢？』阿貴覺得這個問題倒有點困難了。若說殺人是不應當的事情，那末阿貴今天一日之內殺了兩人，這是很大的罪過了。但阿貴究竟做錯了沒有？阿貴究竟犯罪了沒有？阿貴問一問良心，似乎並不承認自己是做錯了事。若說殺人是應當的事情，那末這樣殺將下去，似乎又有點不大妥當。你殺我，我殺你，這樣將成了一個什麼世界呢？而且人又不是畜生，如何能隨便地殺呢？……

阿貴有點遲疑不決了。阿貴既然不能承認自己是犯了罪，但同時又不敢直捷地決定：殺人是應當的事情。阿貴仰看着天上的繁星，那繁星如晶明的小火球一樣地閃灼着。阿貴似乎要在牠們的微光裏尋出答案，但那天空裏只是茫茫地無着，連一點兒聲

響也沒有。

『啊哈！沈玉芳先生不是說過嗎？』阿貴忽然想起沈玉芳的話了，這樣很歡欣地自對自地說道：『凡是被壓迫者反抗壓迫者的行動，無論是什麼行動都是對的。既然如此，那末一個被壓迫者將一個壓迫他的人殺死，這事當然也是對的了。壓迫人的人都是壞人，被壓迫的人都是好人，好人應當把所有的壞人消滅掉。就如我王阿貴是好人，自問沒有做過什麼壞事，而張金魁是壞人，他是無惡不做的，我應當把他殺死，爲人除害。至於張金魁害死了沈玉芳和李全發，那就是不應當的事了。沈玉芳和李全發是最好的好人，最有用處的人，他倆爲着窮人做事，想一切勞苦的人都得到好處。他倆有殺張金魁的資格，而張金魁却没有殺他倆的資格。我把張金魁殺死是很對的事
呵！……』

阿貴解決了兩個問題之後，覺着異常地愉快。一顆心更爲平靜了。這時天上的繁星齊向他微笑，爲他慶祝光榮的勝利。不，阿貴不但是一個勝利者，而且成了一個偉大的哲學家。固然，阿貴不知道哲學作何種解釋，他依舊是一個不文明的工人；他就

是做夢也沒夢到要做一個什麼哲學家。但是阿貴解決了困難的問題，這個困難的問題爲從來最勇敢的哲學家所不敢解決的。

他想到，如果今天晚上，或是明天，他，偷了張應生的手槍的王阿貴，將手槍仍舊送還張應生，那張應生將如何地歡喜呢？如果他告訴張應生他所做的一切事，那張應生又應當如何地表示驚奇！難道張應生能不說一句：唉！阿貴！你真是好孩子呵！是的，張應生一定要這樣說！可是這種誇讚，對於阿貴是如何地幸福呵！張應生也居然能夠佩服王阿貴！……

阿貴還要繼續想一些別的事情。忽然聽見有什麼咪咪的聲音，阿貴定神一看，見有一個人影伏在前面磚堆的底下。『難道是來捉我嗎？』阿貴連忙站起身來，將手槍對準那黑影，做預備開槍的形勢。

——哎呀！

那黑影見着阿貴舉起手槍對着他，放出了一聲怪絕的鬼叫。

——阿拉在此地大便，請別要放……

「真是活見鬼！」阿貴不禁暗自笑道：「原來是拉屎的，險些兒又殺了一個人。」

將手槍放在小褂內捲好之後，阿貴便離開了空場。

「真是活見鬼！」阿貴走了幾步，又笑着這麼重複了一句。

六

他的面孔依舊充滿着勝利的微笑。

——我的觀世音菩薩呵，請你保佑我的兒子罷！他自從昨天早晨出門，也不知到

什麼地方去了，到現在還沒見回來。也不知道他是不是遇着了危險，真把我焦壞了呵！望菩薩你把他送回來罷！可憐我們兩個老夫妻，一輩子辛苦到老，只有這一個兒子，若有什麼好歹，那我們兩個老夫妻怎麼能夠活下去呢？求菩薩發一點慈悲罷！我自問我一輩子沒有做過壞事，阿貴他又是一個很忠厚的孩子，求菩薩保佑我們罷！如

果阿貴能夠回來，那我將買好香燒，天天磕響頭……

當阿貴悄悄走到自家門口的時候，即是他的母親跪在觀世音菩薩的神像面前，苦苦地禱告的時候。阿貴見着屋內還有燈光，本待要敲門進去的當兒，忽然想到他自己現在是一個犯罪的人，說不定今天夜裏就有人到他家裏來捉他。他不應當回到家裏來，現在他不應當敲門進去……

也不知是因為什麼原故，阿貴的滿腔的，勝利的得意的心情，一走到自家的門口，便什麼都消逝了。他看見夜幕中的矮小的茅屋，茅屋內透出的微弱的燈光，一顆心即時就同被苦水洗了一道，說不出有無限的酸楚。一者他明白不應當敲門進去，二者他也實在沒有勇氣敲門……進去了之後，他將如何與他的爸爸和媽媽說話呢？固然，他的父母見着他們的親愛的兒子回來了，將要樂極而泣，寬恕他已往的罪過。他們的盼望，他們的惟一的快樂，就是阿貴快地轉回家來！但是，試想一想，當阿貴告訴他們兩日的經過，當他們知道阿貴是殺人的兇手……那時的情形將是怎樣的呢！這種可怕的消息，也許即時要把兩位可憐的老人嚇死。他倆已經是很痛苦了，已經是

不幸的了。阿貴不應當再與他倆以可怕的刺激。阿貴爲自己着想，爲他的兩位可憐的父母着想，還是暫時不進去爲好：免得在深夜中，或是在明早的黎明，或是在明日的白天，阿貴當着戰慄的，哭號的，可憐的兩位老人之前，被兵警們活活地捉去。

阿貴雖然是這樣地想着，但是他總不能即時就掉轉頭來，堅決地離開家門。他始而在門前徘徊了一下，繼而他聽着他的母親禱告的聲音。他伸頭向門縫一看：這時他的母親正跪在神像的面前禱告，而他的父親愁眉不展地坐在靠牆一張竹床上，不發一點兒聲響。他的小妹妹，阿蓉，立在母親的旁邊，睜着兩隻活潑的，此時充滿着疑問的眼睛，呆呆地向母親望着，似乎不了解母親那種禱告的樣子，到底因爲的是什麼。

——我的菩薩呵！求你把他送回來罷！只要他回來，只要他回來！……

阿貴再不忍聽將下去了。阿貴想一下將門推開，跑將進去，跪在他的可憐的母親面前，說些安慰的，親密的話，但是他終於沒有決定。接着他聽見母親磕頭的通通的響聲，這種響聲就如巨大的砲聲一樣，很劇烈地，深深地，震動了他的心靈。

——媽！媽！你的頭不痛嗎？

阿蓉很天真地問她的母親。也許母親的頭不覺痛，而這時的阿貴的心，却痛苦異常。阿蓉的話幾幾乎使得阿貴要哭出來了。

——阿蓉！過來！別要在那裏胡說八道！你聽見了沒有？

父親有點發怒的樣子，這樣很嚴厲地命令阿蓉。阿蓉很屈順地離開她的母親，走到父親的旁邊坐下。母親還是繼續地磕着響頭！

這種幕景，阿貴真不忍再看將下去了，便背過身子預備走開。這時，磕頭的聲音停止了，母親似乎立起身來，接着阿貴便聽出談話的聲音：

——也許阿貴明天要來家的。——阿貴的父親的聲音。——他身邊又無錢，又無什麼東西，哪能在外長久住呢？唉！這孩子真是渾蛋！就這樣無原無故地跑了！又沒有誰個得罪他。

——你明天暫且不做生意，出去找一找他好嗎？——母親問。

——你這才是說瞎話！這樣大的地方，請問你向什麼地方去找呢？

——哼！……

沉默了一忽，阿貴的母親又繼續說道：

——我不相信阿貴就這樣地丟掉了。老天既然不保佑我們發財，難道說連我們的一個兒子都要弄得不平安嗎？我們辛苦一輩子，又沒做過什麼缺德的事。阿貴這孩子該多末忠厚，難道說得罪了菩薩不成？哼！……

媽！阿哥爲什麼還不來家呢？

忽然阿蓉的聲音將阿貴的一顆心鼓動得劇烈地跳將起來。阿貴覺着他踩深地愧對他的天真的，可憐的小妹妹。他在他的的小妹妹面前是一個不可赦免的罪人。他覺得他的小妹妹是那樣地可愛，又是那樣地可憐……他想將她抱到懷裏密密地吻她千萬遍，好好地撫摩她的小辮子。

——阿哥跑掉了呵！阿蓉！你去把阿哥找回來罷。

母親似乎苦空地這樣向阿蓉說。阿貴心中真是難過得異常。他想到，「我的媽！我的小妹妹！我的親愛的小妹妹呵！阿貴並沒有跑掉，阿貴現在正在門外站着呢。不過他現在不能夠進來了，他已經是一個罪人，是一個殺人的兇手……請你們原

諫我罷！原諒我罷！」

忽然昨天的夢境飛到阿貴的腦海裏：一個五十幾歲的，蓄着八字鬚的老頭子，攙着一個至多不過十四五歲的小姑娘，在那裏猥邪地調戲……那小姑娘的面貌漸漸變成阿蓉了……老頭子攙着的不是別的小姑娘，而是阿貴的小妹妹阿蓉……接着阿貴似乎又聽見沈玉芳的話：『阿貴，你曉得嗎？在這個社會裏，窮人家的女子總是要被富人侮辱的，你看你的小妹妹是什麼樣子……』

阿貴的全身不禁戰慄起來了。他又彷彿地覺得：小妹妹與其受人家的侮辱，不如先把她弄死。是的，窮人的女子一定要受侮辱的，阿蓉將來不免要變成爲被人侮辱的娼妓……但是阿貴的自尊心不容許這種事情發生。他絕對不願意自己的親愛的小妹妹，很羞辱地，無體統地，被攙在一個五十幾歲的老頭子的懷裏！

『爸爸和媽媽，他倆該多麼可憐呵！』阿貴的思想又轉到他的父母的身上來了，『辛苦了一輩子，到現在還是這樣地可憐，真是活受罪！這樣有什麼活頭呢？我看不如死去還快活些。活着有什麼意思呢？天天累得如牛馬一般，反而吃也吃不到一點兒

好的，穿也穿不到一點兒好的，這樣活着豈不是活受罪嗎？倒不如死去好些！……」

阿貴的腦海裏霎時間起了一層劇烈的波浪，思路超出了常軌。他決定了；跑進屋內將他們——爸爸，媽媽和妹妹，統統都殺死，免得再受人間的痛苦。那時爸爸可以不推小車子了，也可以不吃紅頭阿三的哭喪棒了；媽媽可以不提着竹籃爲人家補衣服了，那一雙紅眼睛也可以不再折磨她了；小妹妹將來也不致於被摟在一個五十幾歲的老頭子的懷裏……等到將他們都殺死之後，阿貴便舉起手槍結果自己的性命，這樣，阿貴的一家人便很快活地進入另一個世界去了，永世脫離這種討厭的，不公道的，痛苦的人世。阿貴想道，他沒有力量掙很多的錢來養活他的家庭，但是他現在却有力量把他們殺死，使他們永遠地脫離苦海。這也許是不大妥當的辦法，但這對於阿貴，却是唯一的出路。

阿貴是這樣地決定了。

——開門！——阿貴將手槍預備好拿在手裏，而用左手敲門，這樣聲音有點顫動地說。

——誰呀？

屋內回答的聲音還未十分清晰地傳到阿貴的耳膜，阿貴忽然聽見後邊不遠的地方，有人在小聲地低語，接着便聽見走向他這兒來的脚步的聲音。『難道說是來捉我的嗎？』阿貴一面很驚慌地想着，一面便轉過臉來看一看到底是不是有人來捉他。他看見了幾十步以外，有幾個黑影子正向他這兒悄悄地移動。他即時便明白了：應當趕快地逃跑呵！……

阿貴已經聽見有人開門的聲音，但阿貴顧不得走進門去了。他於是順着牆轉到屋的後邊，刻不停留地就逃跑了。在夜幕中他也沒有辨明方向，只是茫茫然地跑去：經過稻田，經過土丘，踉蹌地跌了許多次筋斗……最後他覺着越跑離城市越遠了；在夜的憧憬中，似乎遍地都聳動着可怕的黑影，顫動着鬼的聲音。他有點害怕起來了。等到他看見從那黑森森的草叢中跳出來幾點燐火，忽明忽暗，忽高忽低，真如同鬼在那裏遊戲也似的，不禁毛髮聳然，更爲害怕起來。他很疲倦，本待要找一個地方坐下休息休息，但此時他却疲倦了，便回轉身向那亮的有燈火的城市跑去。

『我剛才回家似乎要做什麼事情，這一跑却把事情跑忘掉了。……』快要進街的當兒，他放慢脚步，把心神定一定，想回憶起適才他回家的事情。他忘却了，一時記不起來。『我似乎是預備進門去把他們殺死罷？』最後他是這樣恍惚地記憶起來了，但他却不相信自己真起過了這種可怕的念頭。

『我爲什麼要把他們殺死呢？』阿貴又繼續想道：『他們有什麼罪過？我恐怕是瘋了罷？……兒子殺死父母？哥哥殺死妹妹？這豈不是發瘋嗎？我殺死張金魁，我殺死劉福奎，那因爲他們有可殺死之道，因爲他們都是做惡的壞人，但是我爲什麼要把自己的父母和妹妹殺死呢？他們有什麼罪過？得罪我不成？真的，我恐怕是瘋了！……險些兒我做了一件大逆不道的事情！我倒要感謝這些來捉我的人，不然的話，我真不知瘋到什麼程度！……』

『真的這不是奇怪嗎？』接着他又想道：『我爲什麼忽然起了這種可怕的念頭呢？……啊哈！原來是因爲這個道理！他們活着簡直是活受罪，不如死了還快活些！……也許這種念頭是對的？真的，他們活着簡直是活受罪！吃沒有吃的，穿沒有

穿的，一天累到晚。小妹妹呢？小妹妹將來難免也要同那些青蓮閣的姑娘一樣……不如早死了還好些！活着有什麼意思呢？但是……」阿貴想到此地，不禁又轉而想道：「這麼一來，那末，什麼事情都不算完了嗎？窮人死光，好讓那些有錢的人活着快活嗎？這不是妥當的辦法。我們應當大家都設法快活快活才是道理呵！」

阿貴想起沈玉芳的話來了。沈玉芳曾在講台上向學生說過，現在的世界固然不好，快活的太快活了，痛苦的太痛苦了，但是總有一天我們是能夠將牠改變的。只要大家明白這個道理，只要大家齊心，只要大家努力……總有一天窮人們可以過着快活的日子！

希望充滿了阿貴的全身心了。總有一天窮人們可以過着快活的日子！這豈不是說一切的窮人們都不要失望？這豈不是說可憐如阿貴的爸爸和媽媽那樣的人，也有過好日子的希望？至於小妹妹呢？也許她還未長得成人的時候，世界已經改變好了，那時將沒有窮人和富人的分別，那時青蓮閣也將沒有了，那時她將成爲一個很幸福的，不受人侮辱的姑娘。那時的世界是平等的世界，那時將沒有惡人立足的餘地。

阿貴不禁打了一個寒噤：如果在瘋狂的狀態下，他將他的父母和小妹妹殺死了，那這是一種怎樣大的，永世不能饒恕的罪過！父母和小妹妹本有過好日子的希望，而他却殘忍地先把他們殺死了，那將是一種怎樣大的不可更改的錯誤！……

『只要大家努力……』這一種思想救出了阿貴，阿貴現在明白了：他的出路不是自殺或是將全家殺死，而是要努力，如張應生他們一樣地努力。張應生他們是在那裏工作，奮鬥，是在那裏圖謀推翻現在的世界……阿貴應當仿效他們，加入他們的一夥。

『我現在去找張應生去，一者可以把手槍還給他，二者叫他替我找工作做……』在這一種思想之中，他不覺得已經進了街了。這時約略十點多鐘的辰光，街上還沸騰着嘈雜的人聲。阿貴忽見前面走着一個女人，她的走路的姿勢，裝束，一切都與沈玉芳的一樣，不過面孔是背着的，看不清楚。阿貴一瞬間快樂起來了，連忙走上前去，想將那女人追上，可是那女人走得非常之快，即刻走入弄堂口內便不見蹤影了。阿貴不禁有點失望，同時又有點懷疑起來：明朋是沈玉芳的樣子，一點兒也不差，但是沈玉芳已經死了……她難道沒有死不成？也許這是她的鬼魂？她走得這樣快……

阿貴忽然又覺得前面走着的一個男人是李全發的樣子，便也就悄悄地追將上去，想看一看到底是不是他。那人始而走得很快，阿貴有點趕不上，繼而那人也就走得慢了；阿貴趕上了他，不敢遽行喊他，只慢慢地湊近他的身旁，偷偷地瞟着他的面孔：不，這不是李全發，這是一個面目很可怕的傢伙！

『真是活見鬼！我今天真莫非遇着鬼了麼？』阿貴讓過了那人，很喪氣地這樣自對自地說道：『也許我要快死了罷？唉！管他娘的蛋！橫豎我現在死也值得了！』

『不！』阿貴又變爲很快活地轉而想道：『也許因爲我把張金魁打死了，爲沈玉芳和李全發報了仇，他倆今天在我面前顯靈也說不定呢。他倆死而有知，一定要感激我呵！』

忽然阿貴的赤裸裸的肩背上，覺着從什麼地方落下來幾點水，接着便落得愈密了。阿貴仰頭一看，兩顆豆大的雨點正落到他的兩隻眼睛裏。天上的黑雲深厚地佈着，繁星的微光已經沒有了。雨越下得越緊張起來。

阿貴有點着急了：怎麼辦呢？離張應生的住址還遠，而又不能回自己的家去……

阿貴正在無路可走的當兒，抬頭見着前面隔不幾家就是一家旅館，便很歡喜地向旅館跑去。

——喂！你有什麼事情？——茶房見着阿貴的那種狼狽的樣子走將進來，便這樣很不客氣地開口問他。

——我要住旅館，幹什麼！

阿貴也就這樣很硬地回答茶房，茶房將兩眼向阿貴上下打量一下，似乎不相信阿貴有住旅館的資格。

——我們這裏的房間很貴，恐怕你住不起！

——你這說的什麼話！我既然來住旅館，還怕房間貴嗎？你怕我沒有錢嗎？

茶房不得已，將阿貴引到樓上，指着一間房間向阿貴問道：

——你看這一間房子好不好？

阿貴看了一看，房間並不大，可是佈置得很講究：張着帳子的鋼絲床，洗臉台，紅木桌，桌上擺些茶碗茶壺之類……阿貴從來沒住過這種闊氣的房子，這時心裏未免

有點害怕，不知要多少價錢。阿貴還未來得及回答，那茶房又接着很高傲地說道：

——房錢是一塊六角大洋，我們這裏的規矩要先交賬。

阿貴聽見房錢只要一塊六角大洋，不禁胆大起來了，便很爽氣地向茶房說道：

——就是這一間罷，先交賬就先交賬。

阿貴很小心地從小褂子上的口袋內掏出兩元現洋交與茶房，茶房又重新上下將他打量一番，好像決未料到阿貴能夠掏出兩元現洋，不禁表現出一點驚奇的神情。茶房即時將態度改爲謙和了：

——請你等一等，我即刻就來打水洗臉。

茶房說了出去了。阿貴向床上坐下，復向房內望一望，這時說不出來是一種什麼情緒。要說是快樂罷，但他又感覺得無限的愁悶，似乎要痛哭一場才覺舒適；要說是完全愁悶罷，那可也不盡然，他又覺得他得着了什麼勝利，還有一種希望在等着他。總而言之，他一瞬间的情緒是很茫然，不知將怎樣辦。也許他是太疲倦了，他應當即刻躺在床上睡下，但明亮的電燈光，又似乎打擾了他要睡覺的興致。

一忽兒茶房端着洗臉盆進來了。他於是將臉部和上身用熱的手巾揩一揩，覺着異常地清快，不似先前就同粘滯一般地難過了，等他揩完了身子以後，一盆水差不多變成了黑色。

阿貴喝了一杯熱茶，把房門關好，便向床上躺下了。他想即時就入夢，可是種種類類的思想如波浪一般，只向他的腦海裏湧來。一忽兒他想到沈玉芳和李全發的身上，一忽兒想到打死張金魁那時的情景……最後他想到張應生了。他決定明天早晨把手槍送還張應生，並且請求爲他找一個相當的工作，他將跟着張應生一塊，死心塌地做那種也許是很危險的事情，然而極有價值的事情。反正他，王阿貴，是打死人的兇手了，現在只得堅定地走這一條路……

『如果真個在我們的手裏將世界改造好了，那是多麼令人快活的事情呵！爸爸和媽媽也可以不再喫苦了，小妹妹也可以沒有當娼妓的危險了，一切的窮人也都有出頭的日子了。那是多麼令人高興呵！……』阿貴想到此地，不禁好生得意起來，把睡覺的事情忘却了。

——噠！噠！——有人敲阿貴的房門。

——誰個敲門？

——是我，請你把門開一開！

阿貴有點奇怪了：這是女人的聲音，女人爲什麼來敲他的門呢？……阿貴很狐疑地立起身來，將門開開一看，走進來一個脂粉滿面的女子，年紀約有二十二三歲的光景。只見她笑迷迷地，絲毫不客氣一點，就直捷向床沿坐下了。阿貴弄得莫明其妙，只是很奇怪地望着她，說不出什麼話來。

——你喊我來做什麼呀？

她很獻媚地笑向阿貴這樣問道，這弄得阿貴更加莫明其妙，不禁暗自忖道，「這真活見鬼！誰個喊她來呢？」但阿貴不知道這位女人進來究竟是一回什麼事，不敢即行莽撞起來，便帶着很和氣的口氣說道：

——你恐怕弄錯了罷？我並沒有喊你來。

——哎喲！你喊我來了，你還假裝腔呢。一個人睡覺是太寂寞了，讓我今夜來陪

陪你罷，哎喲！你別要再假裝腔了呵！

阿貴這才明白是一回什麼事。阿貴還是一個童男，從未與女子發生過關係，這時忽然聽見這個女子要陪他睡覺，一顆心不禁即時卜通地跳動起來。怎麼辦呢？怎麼辦呢？……阿貴一時想不出來對這個妓女的方法，只是倚着門癡呆地向她望着。

——哎喲！你別要這樣假裝腔了喲！我來陪一陪你還不好嗎？……你別要這樣罷，就同沒玩過女人也似的。你怕羞嗎？……來喲！來喲！來坐下罷！我同你好好地玩一套劉海戲金蟾……

阿貴看着這種討厭的，妖媚的怪相，不禁憤火中來，不能再忍默下去，便氣狠狠地走上前來，將她硬拉到門外，回身將門緊緊地關上。等到阿貴躺到床上之後，還聽見那女人在門外罵道：

——娘個造辰！……赤佬……

阿貴不禁又覺得好笑起來：這又真是活見鬼呵！她怎麼能有那樣厚臉皮！……

阿貴連連打了幾下呵欠，真是要睡覺了。他覺着應當早些睡，明早好早一點起身

去找張應生。他將兩眼閉下了……忽然他又聽見什麼味味的聲音，仔細一聽，却原來是隔壁抽鴉片煙的聲音。阿貴平素最討厭吃鴉片煙的這種事情，他非常恨吃鴉片煙的烟鬼。他以為吸鴉片煙的人是最下等的人，連娼妓都不如。他會有過一種幻想：如果他將來得勢的話，那他將所有的吸鴉片煙的人，都丟到糞池裏活活地燻死！一個好好的人為什麼要吸鴉片煙呢？吸鴉片煙的就不是好人。今天無意中他又聽見吸鴉片煙的聲音了，並隱隱地聞着鴉片煙的氣味，他不禁又為之氣憤了：「這些人都是豬彘，簡直不是人！簡直是渾蛋透了！」

接着阿貴便聽見隔壁談話的聲音。阿貴始而不注意聽他們說些什麼，後來有個人說話的聲音覺着很熟，這不禁引起阿貴的好奇心了。阿貴於是乎立起身來，走到板壁跟前，照着那裂縫望去。那是極希奇的一幕：

兩個裸體的男人面對面地並躺在牀上，中間擺着一架鴉片烟盤，正各持着烟槍，在那裏努力地吞雲吐霧。一個裸體的女人，（她只穿着一條短袴，此外什麼東西都看得見。）坐在一個靠左首躺着的男人的背後，為他慢慢地打扇。……

「唉！這些豬糞！」阿貴轉過臉來，這樣討厭地罵了一句，便又走到床邊躺下了。他從來沒看過這種怪現象，今天看見了，不禁感覺得異常地厭惡，且有一點不明白爲什麼這些豬糞能夠這樣地不要臉孔，能夠這樣地無恥！兩個裸體的男人，一個裸體的女人，不顧一切的羞恥，簡直是禽獸！呸……阿貴想到此地，不禁爬起身來，向地板上使力地吐了一口吐沫。

——老李！癮過足些，今晚你好同老六多玩一套。真倒霉！我的寶貝她今晚不能來！老六！我今晚也揩一點油，怎麼樣？

——呸！爛舌根的！你說這話不得好死呵！

——老李！我揩一點老六的油，你願意嗎？啊？

——你問她，我不曉得……嚇嚇……

「活見鬼！這好像李盛才的聲音，莫非真個是他嗎？」阿貴聽到最後的一個人的聲音，便又重新立起身來，走向那板壁的裂縫看去：「不是他，是誰個！這個豬糞！」阿貴看見躺在左首的男人真是李盛才，不禁這樣更加厭惡地罵了兩句。同時，

爲他，李威才，打扇的女人表現出來的那種妖媚的，騷動的，無恥的神情，加之她那兩個肥大的乳房搖動的樣兒，使得阿貴不願再看下去了。『這些東西眞都是豬羅！』這樣地罵了一句之後，順便向靠着板壁的一張木椅上坐下，不知怎的，似乎再沒有要躺下的心情了。他決定這樣坐着，好聽他們的談話。

——嚇嚇嚇……

——你們男人總喜歡吸鴉片烟，我不知道這到底有什麼好處。

——老六，你曉得什麼！吸鴉片烟與女人睡覺，是世界上最快活的兩種事情。今晚老李癮過足了之後，與你開戰起來，你就知道吸鴉片烟的好處了。哈！哈！

——你這個爛舌根的，總是要說這些討厭的話！討厭！

——這又有什麼討厭！你不喜歡這種事情嗎？

——呵，我已經吸得太多了。來，我的寶貝！給我親一個嘴……嚇嚇……你知道嗎，我的心肝？剛才阿金所說的話是很對的：吸鴉片烟與女人睡覺，是人生最快活的事情。

——對呀！

——你別要亂摸呵！總是動手動脚的……

——你這兩個奶子這樣大！哎喲！我的乖乖！寶貝！……

——哎喲！痛！……

——好，我們現在說正經話罷！近來的事情還順利嗎，阿金？關於他們的機關到底設在什麼地方，你調查清楚了沒有？唉！近來很糟糕，又有什麼要罷工的消息……

——唉！這些豬頭三，他們現在也變聰明了。我很費許多力氣，可是終沒找着他們的機關設在什麼地方。依我想，管他媽的，暫且捉幾個人才講別的話。

——昨天又槍斃了兩個是不是？

——你們男人的心真狠！現在隨便殺人，無論誰個捉住了就殺，喂！我的天老爺！真是怕死人！今年該殺了許多人呵！

——哈哈！你們女人是不中用的東西！

——我不明白你們爲什麼能夠這樣狠心……

——心不狠就沒有錢用呀！你曉得嗎？我的小乖乖！現在的世界還說什麼良心不良心，只要能夠弄到錢，只要有鴉片烟吸，只要有女人摟着，嚇嚇，還問他媽的別的事情！

——對呀！最要緊的是鴉片烟與女人！什麼良心！要講良心，那我們現在只好去討飯去，只好當豬頭三在廠裏一天做十幾個鐘頭工！你們女人，只是男人掙錢給你們用，你們曉得什麼！老李，你說可不是嗎？

——真的，她們女人只曉得用男人的錢，其他什麼事情都不曉得。我李威才之所以有今日，也有鴉片烟吸，也有女人摟，唉！也實在是不容易的事情。我何嘗不曉得人家罵我，說我是害人精，……管他媽的！讓他們罵好了！我還是快活我的！現在是這一種世道：誰個聰明些，誰個就站上峯。現在什麼總長，什麼大人物，口頭上都是冠冕堂皇，其實打開窗子說亮話，那一個不是一肚子壞心思呢？我的小乖乖！我若是一個規矩人，那你就用不着我的大龍洋了。……

阿貴聽至此地，覺着自己的頭髮都要豎起來的樣子，頭腦子也似乎在發脹。他完

全陷入一個萬丈深的憤恨的，厭惡的，鄙棄的，各種情緒混合的海底。他立起身來在房內來往踱了幾趟，似乎要做一點什麼事情，但不能決定一點要怎樣做。他覺得他能與這些獸性的人們並存於世界上，尤其是現在，當他，王阿貴，正在這一間房內想着一些光明的，正義的，向上的事情，而在隔壁的房間內居然躺着這一些人類的仇敵，社會的魔鬼，並且他們是很高傲地，平靜地言談着，似乎忽視了阿貴的存在，這對於阿貴簡直是不可言喻的羞辱。阿貴能忍將下去嗎？不，阿貴已經決定了，他不應當與這些人們並存，尤其是不應當並住在兩個房間內。這是怎樣大的羞辱呵！……

在現在的前一刻，阿貴雖然是憤恨這些卑鄙的人們，然也只看見到他們的行動，對於他們心靈的深處，阿貴並沒有深透的覺察。現在他們在阿貴的面前，赤裸裸地把自己的鬼相完全暴露出來，一絲不掛地表現出自己的心靈的深處。唉！這些人們是何等地卑鄙！是何等地微小！同時又是何等地可惡！阿貴明白了：對於這些人們，在世界上只存在着金錢，鴉片烟和女人！只有那可詛咒的獸慾！如果照他們的想像，那世界上將有什麼東西是純潔的呢？喂！這簡直令人戰慄呵！

不！阿貴覺着無論如何，他有消滅這些魔鬼的義務！他深深地覺着而且明白這一個……

——張應生這小子真有本事！他媽的！

阿貴忽然又聽見張應生這三個字，無意中打了一個寒戰。「怎麼？他們又想到張應生的頭上來了！」阿貴爲張應生擔起心來了，他要聽一聽他們將要對張應生做些什麼。

——我想，阿金，你應當好好地用點力，一定要設法將張應生捉到。這東西太渾蛋了！把他幹掉，那我們要少做許多事情。張金魁恨張應生算恨透了！他一見面就託我……呵，想起來了，他現在爲什麼還不來呢？來了後我們好打幾圈麻雀，消消遣……

阿貴不禁暗暗地笑道：「這小子還在做夢呢！張金魁已經被我送到老家去了，他還等他來打麻雀呢。我的乖乖！恐怕你的麻雀打不成了呵。」

——唉！他媽的，爲着張應生的事情，我今天早晨受了一肚子氣。他媽的！

——你受了誰個氣呢？

——唉！真是料不到！今天早晨我遇着王阿貴了，你認識他嗎？他媽的！我好意請他吃點心，順便問一問他張應生住在什麼地方，並且我答應了他二十塊錢賞錢，他媽的，他却打了我兩掌……

——真的嗎？

——不是真的還是假的嗎？我李威才吃過誰個虧來？今天不料被這個小雜種打了，你說可恨不可恨！反正我碰見了他的時候，我要他的小命，使他知道老子不是好惹的。他媽的！

——對付這個小東西還不容易嗎？加上他一個罪名，就請他吃一顆外國洋棗。

阿貴不再聽將下去了，立起身來，即忙走至牀前，伸手將裹在小褂子內的手槍取將出來。取出來了之後，將機關扭開，看一看還有三粒子彈，便將門開開，走至李威才的門前；門原是未上拴的，阿貴不待扣門，已經進內了。這時床上躺着的男人見阿貴舉着手槍進來了，一時間莫明其妙發生什麼事情，便都很驚嚇地立起身來。女人鬼

叫了一聲，從床上跌到地下。阿貴不待他們說話，便笑着向兩個男人說道：

——我的乖乖！你要請王阿貴吃外國棗嗎？來，我先請你吃罷！

兩個男人忽地卜通跪下了，齊向阿貴哀求地說道：

——請你饒我們的命罷！我們與你並沒有什麼冤仇……

——好，我來饒你們的狗命！

阿貴一槍將李威才打死之後，別一個男人便爬到床底下，想逃得性命。阿貴不問三七二十一，彎起腰來，就向床底下放去，只聽「哎呀」一聲，床身翻倒在女人的身上。這時阿貴被一種勝利的愉快所籠罩住了，他覺着他做了一樁驚人的事業，因此，他看見目前的景象，只是呆立着微笑。他勝利了！……

旅館的上下充滿了驚擾的聲音。但阿貴沒有覺察到這個。當幾個武裝巡捕進到房內的時候，他還似乎沒有覺察到，仍然立在那裏癡呆地看着他目前的景物而微笑。

最後他覺察到了：他已經在巡捕們的包圍中，他要被捕了……這時他記起了他的手槍內還有一粒子彈，於是他將手槍對着自己的胸口一舉，他便隨着槍聲倒了。

但是在明亮的電光下，在巡捕們的環視中，他的面孔依舊充滿着勝利的微笑。

……

(完)

一九二七年十一月——一九二八年六月。

有 所 權 版

書名	最後的微笑
出版者	新東書局
總經售	上海虞洽卿路四七五弄六號 亞東圖書館
分售處	各省各大書店
實價	一元三角

版初印重月五年九十二國民
版再月五年十三國民

